H. H. MU CHINESE LIBRARY

陳文

答沈炯詔　　文帝

炯爲御史中丞。以母老表請歸養。帝詔答之。

省表具懷、卿譽馳咸雒、情深宛沛、日者理切倚門、言歸異域、復牽時役、遂乖侍養、雖周生之思、每欲棄官、戴禮垂文、得遺從政、前朝光宅四海。劬勞萬機。以卿才爲獨步。職居專席。方深委任。屢屈情禮。朕嗣奉洪基。思弘景業。顧茲寡薄。兼纏哀疚。實賴

賢哲。同致雍熙。豈便釋簡南圍。解紱東路。當令焉親入舍。苟毋從官用覲朝榮。不虧家禮。尋勅所由相迎尊累使卿公私得所竝無廢也。

陸云。似此體恤。足令人臣心死。

錢云陳天子無文章。以其事懿。故有存者。當今覽者。無徒衍閱。

天嘉六年脩前代墓詔　宣帝

梁室多故、禍亂相尋、兵甲紛紜、十年不解、不遑之徒、虐流生氣、無賴之屬、暴及徂魂、江左肇基、王者攸宅、金行水位之主、木運火德之君、時更四代、歲逾二百、若其經綸王業、縉紳民望、忠臣孝子、何世無才、而零落丘山、變移陵谷、咸皆剪伐、莫不侵殘、玉杯得于民間、漆簡傳于世、載無復五株之樹、罕見千年之表、自大祚光啓、恭惟揖讓、爰曁朕躬、聿脩祖武、雖復旂旗服色、猶行杞宋之邦、車駕巡遊、

聃瞻河維之路、故喬山之祀。蘋藻弗虧。驪山之墳。松栢恒守。唯戚藩舊壠、士子故塋、掩殣未周、樵牧猶衆、或親屬流隷、貧士無期、子孫冥滅、手植何寄、漢高留連于無忌。宋祖惆悵于子房。丘墓生哀。性靈共惻者也。朕所以興言永日、思慰幽泉、維前代王侯、自古忠烈、墳冢被發、絕無後者、可檢行修治、墓中樹木、勿得樵採、庶幽顯咸暢、稱朕意焉、

陸云。此盛德事。不謂末世見之。

錢云。使事事如此。天步豈促。

與詹事江摠書　　後主

管記陸瑜奄然殂化悲傷悼惜此情何已吾生平愛好卿等所悉自以學涉儒雅不逮古人欽賢慕士是情尤篤梁室亂離天下糜沸書史殘缺禮樂崩淪晚生後學匪無牆面卓爾出群斯人而已吾識覽雖局未曾以言議假人至于片善小才特用嗟賞况復洪識奇士此故忘言之地論其博綜子史諳究儒墨經耳無遺觸目成誦一褒一貶一激一揚語玄析理披文摘句未嘗不聞者心伏聽者

解頤會意相得自以爲布衣之賞吾監撫之暇事隙之辰頗用譚笑娛情琴樽間作雅篇豔什迭互鋒起每清風朗月美景良辰對羣山之參差望巨波之滉瀁或翫新花時觀落葉既聽春鳥又聆秋鴈未嘗不促膝舉觴連情發藻且代琢磨間以嘲謔俱怡耳目並留情致自謂百年爲速朝露可傷豈謂玉折蘭摧遽從短運爲悲爲恨當復何言遺迹餘文觸目增泫絕絃投筆恒有酸恨以卿同志聊復敘懷涕之無從言不寫意

陸云。情辭哀惻勿以亡主而沒佳文

錢云。若以憐才意睹。此文亦便增慨後主

閱文

答高祖書　　　蔡景歷

景歷梁時。爲海陽令。簡文帝爲侯景所幽景歷與南康嗣王。謀挾簡文出奔。事泄見執獲免。侯景平。高祖爲東揚州刺史。以書要之。景歷對使答書。筆不停綴。高祖欽賞卽板中軍記室

蒙降札書、曲垂引逮、伏覽循回、載深欣暢、竊以世求名駿、行地能致千里、時愛奇寶、照車遂有徑寸、但雲咸斯奏、自輟巴渝、杞梓方雕、豈聘樗櫪、仰惟明將軍使君侯節下、英才挺茂、雄姿秀拔、運屬時艱、志匡多難、振衡岳而綏五嶺、滌贛源而澄九派、

帶甲十萬、彊弩數千、誓勤王之師、總義夫之力、鯨鯢式剪、役不踰時、氛霧廓清、士無血刃、雖漢誅祿產、舉朝寔賴、絳侯晉討約峻、中外一資陶牧、比事論功、彼奚足筭、加以抗威兗服、冠蓋通於北門、整旆徐方、詠歌溢於東道、能使邊庭臥鼓、行旅露宿、巷不拾遺、市無異價、洋洋乎功德政化、曠古未儔、諒非膚淺所能殫述、是以天下之人、向風慕義、接踵披衿、雜遝而至矣、或帝室英賢、貴游令望、齊楚秀異、荊吳岐嶷、武夫則猛氣紛紜、雄心四據、陸拔

山岳水斷蚪龍六鈞之弓左右馳射萬人之劍短
兵交接攻壘若文鴦焚艦如黃蓋百戰百勝貔貅
爲羣文人則通儒博識英才偉器雕麗暐煥摛掞
絢藻子雲不能抗其筆元瑜無以高其記尺翰馳
而聊城下清談奮而龎軍卻復有三河辯客改哀
樂於須臾六奇謀士斷變反於倏忽治民如子賤
踐境有成折獄如仲由片辭從理直言如毛遂能
厲主威銜使若相如不辱君命懷忠抱義感恩徇
已誠斷黃金精貫白日海內雄賢牢籠斯備明將

軍徹鞍下馬推案止食、申爵以榮之、築館以安之、
輕財重氣、卑躬厚士、盛矣哉、盛矣哉、抑又聞之、戰
國將相、咸推引賓游、中代岳牧、益盛延僚友、濟濟
多士、所以成將軍之賢、但量能校實、稱才任使、圓
行方止。各盡其宜。受委責成、誰不畢力、至如走賤、
妄庸人耳秋冬讀書終懃專學刀筆爲吏竟闕異
等衙門衰素無所聞達薄宦輕資焉能遠大自陽
九遘屯天步艱阻同彼賢仕溺於巨寇亟都危殆
備踐薄冰今王道中興殷憂啓運獲存微命足爲

幸甚方歡飲啄是謂來蘇然皇鑾未反兖洛蕪曠四壁困三軍之餘長夏無半菽之產遨遊故人聊爲借貸屬此樂土洵美志歸竊服高義暫謁門下明將軍降以顏色二三士友假共餘論管蒯不弃折簡賜留欲以雞鶩厠鴛鴻于池沼將移瓦礫叅金碧之聲價昔折脅游秦忽逢眄採擔簦入趙便致留連今雖羇旅方之非匹樊林之責何用克堪但眇眇纖蘿憑喬松以自聳蠢蠢輕蝸託驂尾而遠騖竊不自涯願備下走且爲腹背之毛脆充鳴吠

之數、增榮改觀、爲幸已多、海不厭深、山不讓高、敢布心腹、惟將軍覽焉、

陸云、氣若貫珠、故應無復溜筆。錢云、時有綺緒、足以藻思、在倚馬之頃。蕪文可情貸耳。

移齊文　　徐陵

獲去月二十日移承翔寇平殄同懷慶悅眷言鄰穆深副情佇夫天網之大固無微而不擒神武之師本無征而不克至如戎王傾其部落逆豎道其鄉關非厥英圖殆難戡翦況復洞庭遐曠兵食陰阜西窮版屋北盤壇廬聲冠荷姚勢兼聰勒庸蜀寶馬彌山不窮巴濮樓船陵波無際我之元戎上將協力同心承稟朝謨致行明罰為風為火殪彼蒙衝如霆如雷擊其舟艦羌兵楚賊赴水沈沙棄

甲則兩岸同奔橫屍則千里相枕江川盡滿譬雖水之無流原隰窮胡等陰山之長哭于是黑山叛邑諸城洞開白虜連羣投戈請命長沙鵬鳥靡復爲妖湘川石燕自然還儛克翦無筭縲禽不貲欲計軍俘終難巧曆所獲龍駒驥子百千其羣更開苜蓿之園方廣騊駼之廐于是衛霍丼陳亂髭瞋目心馳壟路志飲河源乘勝長驅未知所限豈如桓温不武棄彼關中殷浩無能長茲羌賊方且西踰酒郡抵我境而置邉亭東畧鹽池爲齊朝而反

侵地此亦翦妖氣未窮巢窟便閒慶捷愧佩良深

陸云。氣彩並流華實相輔是孝穆所獨

勸進梁元帝表

徐陵

封唐有聖還承帝嚳之家。居代維賢終纂高皇之祚。無為稱于華舄至治表于垂衣而撥亂反正非聞前古至如金行重作源出東莞炎運猶昌枝分南頓豈得掩顯姓于軒轅非才子于顓頊莫不因時多難俱繼神宗者也伏惟陛下出震等于勛華鳴謙同于旦奭握褒秉鉞將在御天玉縢珠衡先彰元后神祇所合非惟大室之祥圖諜斯歸何止堯門之瑞若夫大孝聖人之心中庸君子之德固

以作訓生民、貽風多士、一日二日、研覽萬機、允文
允武、包羅羣藝、擬茲三大、實是四門、歷試諸艱、咸
熙庶績、斯無間而稱也、自無忘爲象、鍾禍上京、梟
獍虔劉、宗社蕩墜、嶙頭鋏額、典暴皇年、封豨脩虵
行災中國、靈心所宅、下武其興、望紫極而行號、瞻
冊陵而殞慟、家寃將報、天賜黃鳥之旗、國害宜誅
神奉玄狐之籙、蒐李軼于河、律征陶謙于海、岱滕
公擁樹、雄氣方嚴、張繡交兵、風神彌勇、忠誠貫于
日月、孝義感于氷霜、如雷如霆、非貔非虎、前驅效

命元惡斯殲既挂膽于西州方然臍于東市蚩尤三塚寧謂嚴誅王莽千剸非云明罰青羌赤狄同界狼豺胡服夷言咸爲京觀邦畿濟濟還見隆平宗祀愔愔方承多福自氛氳渾沌之世驪連栗陸之君卦起龍圖文因鳥跡雲師火帝非無戰陣之風堯誓湯征咸用干戈之道星躔東井時破崤潼雷震南陽初平尋邑未有援三靈之已墜救四海之羣飛赫赫明明龔行天罰如當今之盛者也于是卿雲似蓋晨映姚鄉甘露如珠朝垂原寢芝房

感德咸出銅池蓂莢伺辰無勞銀箭重以東漸玄菟西踰白狼高柳生風扶桑銜日莫不編名屬國歸貢鴻臚荒服來賓遐邇同慶其文昭武穆跗蕚也如彼天平地成功業也如此久應旁求掌故詢詔天官斟酌繁昌經營高邑宗王啓霸非勞五德之候清蹕無虞何事長安之邸揚龍旂以饗帝御鳳扆以承天曆數在躬疇咨爲讓某官等至鄴伏承聖旨謙冲爲而不宰或云洛陽未復函谷無泥旋駕金陵方膺天睠愚謂大庭少昊非有定居漢

祖殷宗皆無恒宅登封岱嶽且署明堂巡狩荊州時行司隸何必西瞻虎踞乃建王宮南望牛頭方稱天闕抑又聞之玄珪既錫蒼玉無陳乃棫樸之愆朔非苞茅之不貢雲和之瑟久廢甘泉孤竹之管無聞方澤豈不懼歟伏願陛下因百姓之心振萬邦之命豈可逡巡固讓方示石戶之農高謝爲君徒弘箕山之客未知上德之不德惟見聖人之不仁率土翹瞻蒼生何望昔蘇季張儀違鄉負俗尚復招三方以事趙請六國以尊秦況臣等預奉

皇華親承朝命珪璋特達通聘河陽貂珥雍容尋
盟滹水加牢貶館隨世汙隆瞻望卿關誠均休戚
但輕生不造命與時乖等一介之行人同三危之
遠擯承聞內殿事絕耿弇之因封奏邊城私等劉
琨之哭
陸云贊頌有體不廢規陳廻復故都彌深悲
結豈謂元帝令主江陵帝鄉

在北齊與楊僕射書　　徐陵

大清二年、徐陵副謝挻、奉使于魏、本朝隨有侯景之亂、會齊受魏禪、梁元承制江陵、復通使于齊、陵累求復命、終拘留不遣、乃致書僕射楊愔、乞歸、愔竟不報書、及江陵陷、齊送貞陽侯蕭淵明爲梁嗣、遣陵隨還、

陵叩頭叩頭、夫一言所感、凝暉照於魯陽、一志冥通、飛泉涌於疏勒、況復元首康哉、股肱良哉、隣國相聞、風教相期者也、天道窮剝、鍾亂本朝、情計馳惶、公私哽懼、而骸骨之請、徒淹歲寒、頻沛之祈、空盈卷軸、是所不圖也、非所仰望也、執事不聞之乎

昔分鼇命鳥之世、觀河拜洛之年、則有日烏流災、風禽騁暴、天傾西北、地鈌東南、盛旱坼三川、長波含五嶽、我大梁應金圖而有亢、纂玉鏡而猶屯、何則、聖人不能為時、斯固窮通之恒理也、至如荊州刺史湘東王、機神之本無寄名言陶鑄之餘猶為堯舜雖復六代之舞、陳于總章、九州之歌、登于司樂、虞夔拊石、晉曠調鐘、未足頌此英聲、無以宣其盛德者也、若使郊禋楚翼、寧非祀夏之君、甚定鄢難便是匡周之覇豈徒豳王徙雍朞月為都姚帝

遷河周年成邑方今越裳藐藐馴雉非飛肅眘茫
茫風牛南偃吾君之子含識知歸而答旨云何所
投身斯其未喻一也又晉熈等郡皆入貴朝去我
潯陽經塗何幾至于鐺鐺曉漏的的宵烽隔溆浦
而相聞臨高臺而可望泉流寶盌遙憶溢城峰號
香罏依然廬嶽日者鄱陽嗣王治兵湓派屯戍淪
波朝夕虔書春秋方物吾無從以躡屩彼何路而
齊鑣豈其然乎斯不然矣又近者邵陵王通和此
國郢中上客雲聚魏都鄴下名卿風馳南浦豈盧

能之徑于彼新開銅駞之街于我長閉何彼途甚
易非勞于五丁我路爲難如登于九折地不私載
何其爽歟而答肯云還路無從斯所未喻二也晉
熙盧江義陽安陸皆云款附非復危邦計彼中途
便當靜晏自斯以北桴鼓不鳴自此以南封疆未
一如其境外脫殞輕軀幸非邊吏之羞何在匹夫
之命又此段賓遊通無貨殖忝非韓起聘鄭私買
玉環吳札過徐躬要寶劍由來宴錫凡厥橐裝行
役淹留皆已虛罄散有限之微財供無期之久客

斯可知矣且據圖刎首愚者不爲運斧全身膚流
所鑒何則生輕一髮自重千鈞不以賈盜明矣骨
肉不任充鼎爼皮毛不足入貨財盜有道焉吾無
憂矣又公家遣使脫有資須本朝非隆平之時遊
客豈皇華之勢輕裝獨宿非勞聚橐之儀微騎閒
行寧望輶軒之禮歸人將從私具驢騾緣道亭郵
唯希蔬粟若曰留之無煩于執事遣之有費于官
司或以顛沛爲言或云資裝可懼固非通論皆是
外篇斯所未諭三也又若以吾徒應還侯景侯景

凶逆殲我國家天下含靈人懷憤厲旣不獲投身
社稷衛難乘輿四家磔蚩尤千刀剸王莽安所謂
俛首頓膝歸奉冠讐佩弭腰鞬爲其皂隷日者逋
和方敦曩睦凶人狙詐遂駭狼心頗疑宋萬之誅
彌懼荀罃之請所以奔踶勁角專恣憑陵凡我行
人偏膺讐憾政復葅筋醢骨抽舌探肝于彼凶情
猶當未雪海內之所知也君侯之所具焉又聞本
朝王公都人士女風行雨散東播西流京邑丘墟
蓁蓬蕭瑟偃師還望咸爲草萊霸陵回首俱沾霜

露此又君之所知也彼以何義爭免寇讐我以何
親爭歸委質昔鉅平貴將懸重于陸公叔向名流
深知于鬷蔑吾雖不敏常慕前脩不圖明庶有懷
翻其以此量物昔魏氏將亡羣凶挺爭諸賢勠力
想得其朋為葛榮之黨邪為邢杲之徒邪如曰不
然斯所未喻四也假使吾徒還為凶黨侯景生于
趙代家自幽恒居則台司行為連率山川形勢軍
國彝章不勞請箸為籌便當屈指能算重以逋逃
小醜羊豕同羣身寓江皐家畱河朔春春井井如

鬼如神其不然乎抑又君之所知也且夫宮闈祕事並若雲霄英俊訏謨寧非幃幄或陽鶩以定策或焚藁而奏書朝廷之士猶難參預羇旅之人何階耳目至于禮樂沿革刑政寛猛則謳歌已遠萬舞成風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安在搖其牙齒為閒諜者哉若謂復命西朝終奔東虜雖齊梁有隔尉候奚殊豈以河曲之難浮而曰江關之可濟河橋馬度寧非宋典之姦關路雞鳴皆曰田文之客何其通蔽乃爾相妨斯所未喻五也又兵交

使在雖著前經儻同猗僕之尤追肆寒山之怒則
凡諸元帥並釋縲囚爰及偏裨同無翦馘乃至鍾
儀見赦朋笑遵途襄老蒙歸虞歌引路吾等張旜
式玉脩好尋盟涉泗之與浮河郊勞至于贈賄公
恩既被賓敬無違令者何僭翻蒙貶責若以此爲
言斯所未喻六也若曰祅氣永久喪亂悠然哀我
奔波存其形魄固已銘茲厚德戴此洪恩譬渤澥
而俱深方嵩華而猶重但山梁飲啄非有意于樊
籠江海飛浮本無情于鐘鼓況吾等營魂已謝餘

息空畱悲默爲生何能支久是則雖蒙養護更夭
天年若以此爲言斯所未喻七也若云逆豎殲夷
當聽反命高軒繼路飛蓋相隨未解其言何能善
誰夫屯亨治亂豈有意于前期謝常侍今年五十
有一吾今年四十有四介已知命賓又杖鄉計彼
侯生肩隨而已豈銀臺之要彼未從師金竈之方
吾知其訣政恐南陽菊水竟不延齡東海桑田無
由佇望若以此爲言斯所未喻八也足下清襟勝
託書圃文林凡自洪荒終乎幽厲如吾今日寧有

其人。爰至春秋。微宦商略。夫宗姬殄墜。霸道昏凶。或執政之多門。或陪臣之涼德。故臧孫有禮。翻因與國之賓。周伯無僣。空怒天王之使。遷箕卿于兩館。縶驥子于三年。斯匪貪亂之風。寧當今之高例也。至于雙崤且帝。四海爭雄。或搆趙而侵燕。或連韓而謀魏。身求盟于楚殿。躬奪璧於秦庭。輸寶鼎以託齊王。馳安車而誘深客。其外膏脣販舌。分路揚鑣。無罪無辜。如兄如弟。逮乎中陽受命。天下同規。巡省諸華。無聞幽辱。及三方之霸也。孫甘言

以娍娟。曹屈許以羈縻。於軫歲到于句吳。冠蓋年
馳于庸蜀。則客嘲殊險。賓戲已深。共盡遊談。誰云
猜忤。若使搜求故實。脫有前蹤。恐是叔世之姦謀。
而非爲邦之勝畧也。抑又聞之、雲師火帝、澆淳乃
異其風、龍躍麟驚、王霸雖殊其道、莫不崇君親以
詔物、敦敬養以治民、預有邦司、曾無隆替、吾奉違
溫凊、仍屬亂離、寇虜猖狂、公私播越、蕭軒靡御。王
舫誰持。瞻望鄉關。何心天地。自非生憑廩竹。源出
空桑。行路含情。猶其想慼。常謂擇官而仕。非曰孝

家擇事而趨非云忠國況乎欽承有道驂駕前王郎吏明經鴟鳶知禮巡方省化咸問高年東序西膠皆尊耆耋吾以圭璋玉帛通聘來朝屬世道之屯期鍾生民之否運兼年累載無申元貞之祈銜泣吞聲長對公閭之怒情禮之訴將同逆鱗忠孝之言皆應齰舌是所不圖也非所仰望也且天倫之愛何得忘懷妻子之情誰能無累夫以清河公主之貴餘姚書佐之家莫限高卑皆被驅略自東南醜虜抄販饑民臺署郎官俱餧墻壁況吾生離

死別多歷暄寒孀室嬰兒何可言念如得身還鄉
土躬自推求猶冀提携俱免凶虐夫四聰不達華
陽君所謂亂臣百姓無寃孫叔敖稱爲良相足下
高才重譽參贊經綸非虎非貔聞詩聞禮而中朝
大議曾未矜論清禁嘉謀安能相及諤諤非周舍
容容類胡廣何其無諍臣哉歲月如流平生何幾
晨看旅雁心赴江淮昏望牽牛情馳揚越朝千悲
而掩泣夜萬緒而回腸不自知其爲生不自知其
爲死也足下素挺詞鋒兼長理窟匡丞相解頤之

說樂令君清耳之談向所諮疑誰能曉諭若鄙言爲戮來吉必逼分請灰釘并從斧鑊何但規規默默齧舌低頭而已哉若一理存焉猶希矜眷何必期令我等必死齊都足趙魏之黃塵加幽并之片骨遂使東平拱樹長懷向漢之悲西洛孤墳恒表思鄉之夢千祈以屢哽慟增深徐陵叩頭再拜

陸云。敘情委折辨舌繡章絡繹奔會。

錢云。清理名談含風吐雅雄辭英辯潑宇昂雲。

在北齊與梁太尉王僧辯書　徐陵

太清六年三月。僧辯討平侯景。時陵在北齊。與僧辯書。及陵隨貞陽侯之入也。僧辯得陵甚喜。接待饋遺。其禮甚優。初侯景寇京師。陵父摛先在圍城內。陵不奉家信。便蔬食布衣。若居憂恤。摛以憤疾卒。故書稱孤子。

昔者雲師火帝。非無戰陣之風。堯誓湯征。咸用干戈之道。至於搖山蕩海。驅電乘雷。蠛厥兕羣。無虧皇極。若夏鍾夷羿。周厄犬戎。漢委珠囊。秦亡寶鏡。然則皆聞之矣。未有膺龍圖以建國。御鳳邸以承家。二后欽明。三靈交泰。而天崩地坼。妖寇橫行者

也自古銅頭鐵額與暴皇年檮杌窮奇流災中國王彌石勒吞噬關河綠林青犢之羣黑山白馬之衆校彼兵荒無聞前史八王故事曾未混淆九州春秋非云禍亂我皇受命中興光宅天下泰寧瓚瓚安敢執鞭建武棲棲何期扶轂抑又聞之陶唐既作天歸烏喙之臣豐畢將興特挺鷹揚之佐明公量苞金鉉神表玉璜儷衮欽才平階佇德固以留連管樂惆悵風雲濡足維時投竿斯在去歲兇徒不騁言次巴丘鼓聲聞一柱之臺烽火照三休

之綴公則懸麾羽扇猶對投壺戎羯咸奔鯨鯢俱剪樓船萬軸還繫昆明胡馬千羣皆輸長樂於是乎夏首西浮雲行雷邁彭波東匯谷靜山空扼鵲尾而據王畿登牛頭而掃天闕漸臺僞帥仍傳首於帝京郿塢元兇咸刳腸於軍市青羌赤狄同畀豺狼胡服夷言咸爲京觀公園陵盡拜忠貫長沙神主咸安勲踰高密重以秦宮既獲曾殿猶存關綠草於應門開青槐於武庫長安五陵之族鄠杜六遷之民襁負而歸都壥斯滿嚮腊藏脯遊騎繫

鐘故市新城飛甍華屋東莞舊宅人識桑楡南頓荒田家分禾黍豈以鄉名穀熟邑號禾興而巳哉若夫卦起龍文書因鳥跡劬勞王室大拯生民自開闢以來未之有也雖十六才子明允篤誠八百諸侯專心同德中宗佐命俱畫丹青光武功臣皆懸星象棧道木閣田單之奉霸齊綰璽將兵周勃之扶疆漢壤蟲之比黃鵠轍鮒之仰河宗未足云也孤子階緣多幸叨遣皇華鄉國屯危公私憔迫郢形之切長亂心胷徐庾之祈終無開允既而屏

居空館、多歷歲時、羇犯幽祇、躬嘗勤滅、何圖羇咎、災極蒼旻、號慕煩冤、肝腸屠殞、酷痛奈何、無狀奈何、惟桑與梓、翻若天涯、杖柏裁松、悠然長絕、明明日月、號叫無聞、茫茫宇宙、容身何所、窮劇奈何、自忝膺嘉聘、仍屬亂離、上下年尊、偏嬰此酷、昔人迎門請盜、恒懷廢寢之憂、當輓輿櫬、猶有危途之懼、況乎逆寇崩騰、京師播越、與居動止、長隔山河、朝夕饘飽、誰經心眼、程糜不繼、原粟何資、瞻望風雲、朝夕嗚咽、因乃遊魂已謝、非復全生、餘息空留、非

爲全死同氷魚之不絶似蟄蟲之猶蘇良可哀也自東都紹漢南亳興殷修好徵兵彌留星琯韓宣范武方駕連鑣蘇秦張儀朱輪華轂而孤子三危是擯四罪同科聽別馬而長號杖歸旍而永慟王稽反命既無託乘之恩椒舉相逢誰爲班荆之位笞人違齊處魯昔降徵求亡晉奔秦猶蒙招請問管寧於遼左追王朗於浙東並物譽時賢卿門公族懸須應務深挾情祈斯豈庸賤之儔耶非餘生之敢望也但願在輶軒誠爲過謬珪璋特達通聘

河陽。貂珥雍容。壽盟漳水。差有黄門啓封、非無青
紙詔書、羣將州司。郊迎負弩。鄉亭里候。飾館陳兵。
豈是復介而奔齊、寧當竊妻而逃晉。巳焉哉。羗難
得其言也。漢之谷吉捐軀者幾人。楚之申胥埋魂
者何極、孤子何所歎焉、但頓伏苫廬、徒延光晷、夫
以啁噍鸞雀、躑躅鳴號、含識懷靈、未有其痛、且夫
曾耕雨雪、猶尚悲歌、蘇使幽囚、無馳哽噎、公屐忠
弘孝、冠冕縉紳、化感烟雲、量標海岳、行槩仲月、王
政無寒、分穀高年、仁風斯遠、固以衣纓仰訓、黎庶

陳文

按懷今日憔惶彌布洪澤雖復孤骸不返方爲漢北之塵嘗魄知歸終結江南之草

陸云淒斷等之哀猿光燁齊乎暈翟

錢云蘇軾居憂三年無事詩文固或文士所難要亦節制藻翰何圖妍餝遂爾情繁几于隱性

在北齊與宗室書　徐陵

陵白臨淮負海是謂徐州顓頊高陽世有明德自嶷王啓霸無勞委劒之鋒開國承家實饗彤弓之賜其後金柯玉葉霞振雲從者舊通人茂才多士或以天下之貴負石自沈王命之尊拂衣高蹈或熊衣雉製青組朱旗儒盛江東文高河北或復分齊處魯移魏居燕瓜瓞雖遙芳枝無遠昔有王如王莽無闕控鵠之宗劉曜劉淵彌非偃龍之族又有朱家別錄郁子之苗何氏殊源韓侯之徽三烏

五鹿、時事無恒、東郭西門、遷訛非一、吾宗雖廣、來有駢枝、咸自駒王同分、才子、正以金衡委御、玉斗宵亡、朋賊憑陵、中原傾覆、我則供犧拴於東國、載主祏於南都、二百餘年、家于揚越、此則盧諶不去、裴寧仍留、高宦燕秦、遲迴鄉壤、山河有隔、敘覯無緣、望驥馬而增勞、瞻賓鴻而永歎、昔竇公累世光武稱其外家許多遙遠盡王思其舊宅其言雖大可以喻小況在宗親寧無停眷比月應雩龍星移般烏天明和煦體中何如願百年之老、與居多福、

萬石之君寒暑清豫其外族忠孝比屋連甍信義
勇於干戈詩書其於酒醴或有漁獵三史紛綸五
經都講開黌詩生負帙邦君佇德寧無掛榻之思
州將欽風應有題車之命南陽坐嘯寄以共治東
海行歌資其主簿梁竦不好徒爲太言鄧禹平生
惟望如此若棲遲偃仰因事丘中桃果三名栗園
千樹持竿而釣徵聘不來負耒而耕公侯靡屈何
其高也蓋復休哉如脫推延或遲茲問吾階緣人
乏叨簉皇華王事無淹公禮將畢旣而揚都蕩覆

方離猃狁之災越界風塵復跆輶軒之禮屏居空
館多歷歲時疊犯靈祗招延禍罰號慕無窮肝膽
屠殞煩寃胸臆不自堪居無心奈何無狀奈何自
徘徊河朔亟積寒暄風患彌留半體枯廢折臂爲
公雖非羊祜跛足而使無慙郤克固以形如槁木
心若死灰匍匐苫廬纔有魂氣夫迷山之客遲遙
響於巖崖窮海之賓望孤烟於洲嶼況乃宗均會
衛地匪燕英車騎相望舟艫朝夕三條不遠五達
非難信乃闊然遂不蒙問昔桃花之峽長避秦嬴

芝草之山。遙然滄海。猶復漁船可入。何況平途不
兼旬月。勞懷既積。輒命行人。弦望之間。遲枉歸翰。
儻二三兄弟。能敦昭穆之詩。求我漳濱。幸問劉楨
之疾。陽春改節。並念將宜。扶力為書。多不詮次。陵
白。

陸云。駢語至徐庾。五色相宣。八音迭奏。可謂
無復遺恨。雖復素懷。安能掩其艶唱
錢云。逸致不乏。滯采猶繁。良亦憂懷。未攄駿
快。

陽

答周處士書　徐陵

周弘讓薦方圓于徐陵言其過強不仕不慕時榮文史足用學藝優敏今同在岩穴號能登此側陋山谷咸勸陵答之

辱去年三月二十七日告仰披華翰甚慰翹結承歸來天目得肆閒居差有弄玉之俱仙非無孟光之同隱優游俯仰極素女之經文升降盈虛盡軒皇之圖藝雖復考槃在阿不為獨宿詎勞金液唯飲玉泉比夫煮石紛紜終年不爛燒丹辛苦至老方成及其得道冥真何勞逕之相懸也又承有方

生亦在天目理當仰稟明師總斯秘要豈如張陵
弟子自墜高巖孫泰門人競投滄海何其樂乎聖
朝虛心版築尚想丘園若彼能赴嘉招便當謹申
高命但其人往歲亦望至京觀此風神確乎難拔
故以忘懷爵祿詎持犧牲之談高視公卿獨騁蜡
蛭之訓所恐有道三辟公車十徵若斯者終當不
屈此既然矣請復詳言昔楚國兩龔同時紆組漢
陰二老相攜抱甕兄之幽貞若其鑿坯負石方同
形影結綬彈冠無容越楚況乎糞土夔龍氈膝名

器已所不欲非應及人忽承來旨良以多感何則
頳陽巢父不肯令薦許由商洛園公未聞求徵綺
季斯所未踰高懷而躊躇於尋楯也唯遲山阿近
信更惠芳音如或誠言謹便聞奏第夙勞比劇不
復多呈

陸云。畫情詔詎使人難堪。然非此痛鞭。恐寤
語。絲未疾爾
錢云。弘讓頻徵不就。而晚仕侯景。獲譏當代
孝穆此書得無頗有所諷。

與李那書　　徐陵

籍甚清徽。常懷虛眷。山川緬邈。河渭像於經星。顧望風流。長安遠於期日。青蘡戒節。白露爲霜。君子惟宜、福履多悆、雍容廊廟、獻納便繁、留使催書、駐馬成檄、車騎將軍、賓客盈座、丞相長史、瞻對有勞、脫惠箋緡、慰其翹想、吾棲遲茂陵之下。臥病漳水之濱。迫以崦嵫。難爲砭藥。平生壯意。竊愛篇章。忽覿高文。載懷勞佇。此後殷儀同至止、王人授館。用阻班荊。常在公筵。敬析名作。獲殷公所借陪駕終

南入重陽閣詩及荊州大乘寺宜陽石像碑四首
鏗鏘並奏能驚趙鞅之魂輝煥相華時瞬安豐之
眼山澤晻靄松竹參差若見三峻之峰依然四皓
之廟甘泉鹵薄盡在清文扶風輦路悉陳華簡昔
魏武虛帳韓王故臺自古文人皆爲詞賦未有登
茲舊閣歎茲幽宮標句清新發言哀斷豈止悲聞
帝瑟泣望羊碑一詠歌梁之言便掩盈懷之淚至
如披文相質意致縱橫才壯風雲義深淵海方今
二乘斯悟同免化城六道知歸皆踰火宅宜陽之

作特會幽衿所覩黃絹之詞彌懷白雲之頌但恨
者闊遠嶽檀特高峰開上羅浮康公懸溜不獲銘
茲雅頌耀彼幽巖循環省覽用忘飢渴握之不置
恒如趙璧翫之不足同於玉梳京師長者好事才
人爭造蓬門請觀高製軒車蒲路如看太學之碑
街巷相塡無異華陰之市但豐城兩劒尚不俱來
韓子雙環必希皆見莫不以好龍無別木燕可嗤
載望瓊瑤因之行李金風已勁玉質宜調書不盡
言但聞爻繫徐陵頓首

陸云。雖覽他篇。如同巳製。流連躭玩。不能去懷。餘論奬成。彌自表其高勝。假。投。溷。徒。勞。況流。慈。慊。長。吉。景。升。同。室。今。蘭。蕙。也

報尹義尚書　　徐陵

別離二國雲雨十年心想河陽言銅爵而無遠神遊漳水與金鳳而俱甍非使還辱去冬十月十二日告忽同言序循還巧制欣慰良深河朔年芳雖當淹晚白溝浼浼春流已清紫陌依依長楊稍合體中何如豈無鄉思弟三秦世胄六輔良家文武兼能志懷開遠谷永之筆無慙古人蓋延之功高視前彥而淹留趙魏亟歷寒暄企望鄉關理多悲切聖朝欽明纂曆大拯生民戮巨海之奔鯨殲中

原之封豕晉君之說長安遠於日邊揚雄有言交州在於天際則輸賝王府屈膝閶門川洞酋豪彊梁滇海神兵一指率土咸康方當偃伯於靈臺韜戈於武庫變大風於五禮驅蒸民於昌辰物色英聲搜揚俊傑投竿負鼎馳步蒼龍巖穴丘園爭趨金馬而翁留連河北義等周南懷此殊才實可傷歎吾崦嵫既暮容鬢皤然風氣彌留砭藥無補追惟疇昔共備行人室家安危賓禮升降懸壺代哭俱歷春冬移館于箕同茲辛苦鳴蜩抱樹亟見藏

氷歸雁銜蘆多經寒食靖言念此如何可忘握翫
來書彌其承臉夫以擁腫之木得免困於不才觳
觫之牛自保繇其無用以余鄙陋未友龔生惟歎
吾賢不同蘧瑗耳若推溝拯溺每切皇衷逸翮飄
鱗見優機檻所以降尺一之書馳輶軒之使心期
與國必遂還途寧謂親鄰更成難請言尋雅告所
及縲囚便訪鴻臚幸無淹使聞諸司寇或有邊俘
前歲中流是維同惡燕禽望闕冀馬臨江裁頓雲
羅自投天網京觀之塚宜彰武功周醜之門方申

明罰。而聖朝好生惡殺。收雷寢電。兵車所獲。雖同長萬之來。恩澤從容。無異荀罃之禮。方之於弟。況擬非倫。伊昔梁朝。共奉嘉聘。張茲大帛。處彼高閎。庭奏歌鐘。座延僑肸。賓客之序方於阼階。田獵之禽。同於君膳。正以鄉關阻亂。致爾拘留。家國隆平。義應旋反。況復韓宣屢至。宰孔頻還。翻爾遲廻。豈云鄰睦。弟遂鍾儀之操。對此皇華。高厚之詩。一何非類。關徐廉樂之況。三戰七擒之言。此日借子之弟。攻子之室。彼之使客。猶尚不還。此於齊都豪門

貴戚周行。匪例事義。相懸。豈與大翁同年而語。吾本自凡流。以復衰老。稍近東岱。不奢擊壤之年。惟欣堯俗。若耶之復。長保安臥。時思之。不棄忝亞宗卿。非得侵官天屬。但當令芃芃在詠。濟濟盈朝。才冠卿雲。智同荀郭。文辭富於江海。高論泊於雲霄。趨走丹墀之門。侍奉清規之內。弟來款言。至欲附所聞。聯類非宜。更其多感。若使良有。猶希贈鯉之書。郵驛方通。復行甚鴿之信。執筆潸然。不知何向。

陸云。復反邅廻。彌深哀結。
錢云。趙瑟齊竽。盡同摻鼓。

玉臺新詠序

徐陵

凌雲槩日由余之所未窺千門萬戶張衡之所曾
賦周王璧臺之上漢帝金屋之中玉樹以珊瑚作
枝珠簾以玳瑁爲柙其中有麗人焉其人也五陵
豪族充選掖庭四姓良家馳名永巷亦有潁川新
市河間觀津本號嬌娥曾名巧笑楚王宮內無不
推其細腰魏國佳人俱言訝其纖手閱詩敦禮非
直東鄰之自媒婉約風流無異西施之被教弟兄
協律自小學歌少長河陽由來能舞琵琶新曲無

待石崇箜篌雜引非因曹植傳鼓瑟於楊家得吹簫於秦女至若寵聞長樂陳后知而不平畫出天僊閼氏覽而遙妬且如東隣巧笑來侍寢於更衣西子微顰將橫陳於甲帳陪游馺娑騁纖腰於結風長樂鴛鴦奏新聲於度曲粧鳴蟬之薄鬢照墮馬之垂鬟反鍤金鈿橫抽寶樹南都石黛最發雙蛾北地燕脂偏開兩靨亦有嶺上僊童分丸魏帝腰中寶鳳授曆軒轅金星與婺女爭華麝月共嫦娥競爽驚鸞冶袖時飄韓掾之香飛燕長裾宜結

陳王之佩雖非圖畫入甘泉而不分言異神仙戲
陽臺而無別眞可謂傾國傾城無對無雙者也加
以天情開朗逸思彫華妙解文章尤工詩賦琉璃
硯匣終日隨身翡翠筆牀無時離手清文滿篋非
惟芍藥之花新製連篇寧止蒲萄之樹九日登高
時有緣情之作萬年公主非無累德之辭其佳麗
也如彼其才情也如此既而椒房宛轉柘館陰岑
絳鶴晨嚴銅蠡晝靜三星未夕不事懷衾五日猶
賒誰能理曲優游少託寂寞多閒厭長樂之疎鐘

勞中宮之緩箭輕身無力怯南陽之擣衣生長深宮笑扶風之織錦雖復投壺玉女爲歡盡於百驍爭博齊姬心賞窮於六箸無怡神於暇景惟屬意於新書可得代彼萱蘇微蠲愁疾但往世名篇當今巧製分諸麟閣散在鴻都不藉篇章無由披覽於是然脂暝寫弄墨晨書撰錄艷歌凡爲十卷曾無參於雅頌亦靡濫於風人涇渭之間若斯而已於是麗以金箱裝之寶軸三臺妙迹龍伸蠖屈之書五色花箋河北膠東之紙高樓紅粉仍定魯魚

之文、辟惡生香、聊防羽陵之蠹、雲飛六甲、高擅玉函、鴻烈仙方、長推丹枕、至如青牛帳裏、餘曲既終、朱鳥牕前、新妝巳竟、方當開茲縹帙、散此緗繩、永對玩於書帷、長循環於纖手、豈如鄧學春秋、儒者之功難習、竇傳黃老、金丹之術不成、固勝西蜀豪家、託情窮於魯殿、東臺甲館、流詠止於洞簫、孌彼諸姬、聊同棄日、猗與彤管、麗矣香奩、

陸云、正使古先生覽之、亦當破顏微笑、勿謂其犯綺語戒也、

錢云、莊嚴瓚史、纓絡畱箋、秘結紛來、虹文欲蓋、可無青琴絳樹、拂瑁抽緗、令念西子南威

隨

滌。几。捧。硯匣。絲。艷。語。

斯。矜。要。使。佳。娌。不。起

丹陽上庸路碑　徐陵

在天成象、咸池屬於五潢、在地成形、滄海環於四瀆、國險者固其金湯、儲蓄者因於轉漕、貨財爲禮、專侯會通、厥田爲上、皆資滲漉、大矣哉、坎德之爲用也、是以握圖之主、財以利民、御斗之君、因之顯教、上哉、少昊初命水官、遜矣、高陽爰重冥職、舜爲大尉、于是九澤載疏、禹作司空、然後百川咸導、開華山於高掌、鑿靈沼於周源、莫匪神功、皆由聖德、我大梁之受天明命、勞已濟民、有道稱皇、無爲曰

帝若夫雲雷草創翦商黜夏之勳鑄寶典於昆吾
安能紀勒陳鴻鐘於酆岳豈易揄揚斯固名言之
所絕也及乎膺斯寶運大拯橫流屈至道於汾陽
勞凝神於藐射聖人作樂簫韶備以九成喆王盡
禮春官總於三代豈止金門桴竹玉尺調鐘公帶
獻明堂之圖匡衡建后土之議若斯而已矣天降
丹烏既序孝經河出應龍乃私周易若夫固天將
聖垂意藝文五色相宣八音繁會不移漏刻纔命
口占御紙風飛天章海溢皆紫宸庭黃竹之詞晨露

卿雲之藻漢之兩帝徒有咏歌魏之三祖空云詩
賦。以爲彭老知教。終沒愛河。儒會之宗。方難大宅。
豈如五詩八會之殊文。天上人中之妙典。雪山羅
漢。爭造論門。鷲嶺名僧。俱傳經藏。香象之力。特所
未勝秋兎之臺。書而莫盡。忠信爲寶、禱祈免於白
駒。明德惟馨。山川舍於騂犢。至如月離金虎。泥染
石牛。會蔚朝興。滂沱晚注。而清蹕纔動。纖羅不搖。
高閈將臨。油雲自闢。陽烏馭日。寧俱武賁之弓。飛
雨彌天。無待期門之蓋。震維舉德。非曰尚年。若發

[illegible]之

居鄴、犹莊在漢濤如白馬旣礙廣陵之江山曰金牛孰辨漅湖之路專州典郡青凫赤馬之船皇子天孫鳴鳳飛龍之乘莫不欣斯利涉玩此修渠乍擁揖而長歌乃樅金而鳴籟斯曠世之奇功無疆之鴻烈、

陸云甄其鴻裁拾其香草備是具

錢云麗體碩膚雖亞有實致。而慧懿日在

爲王寛與婦義安主書　伏知道

昔魚嶺逢車、芝田息駕。雖見妖嫋、終成揮忽。遂使家勝陽臺。爲歡非夢。人慙蕭史。相偶成仙。輕扇初開、欣看笑靨。長眉始畫、愁對離妝。猶聞徙佩、顧長廊之未盡、尚分行幰、冀廻陌之難廻、廣攝金屏、莫令愁擁、恒開錦幔、遠望人歸、鏡臺新去。應餘落粉。熏爐未徙。定有餘烟。淚滴芳衾。錦花長濕。愁隨玉軫。琴鶴恒驚。巳覺錦水丹鱗。素書稀遠。玉山青鳥。仙使難通。綵筆試操。香牋遂滿。行雲可託。夢想還

勞九重千日詎想倡家單栖一宵便如蕩子當令照影雙來一鸞羞鏡勿使窺牕獨坐嫦娥笑人

陸云主荀知文亦當貽請床頭提刀人未必能具雅望也

鉞云可令解却四角夜光勿令照愁爾

爲王僧辯勸進梁元帝初表　沈炯

衆軍薄伐、途次九水、即日獲臨城縣使人報、稱侯景弒逆、皇帝賊害、太子、宗室在寇庭者、並罹禍酷、六軍慟哭、三辰改曜、哀我皇極、四海崩心、我大梁纂堯構緒、基商啓祚、太祖文皇帝狥齊作聖、肇有六州、高祖武皇帝聰明神武、奄龕天下、依日月而和四時、履至尊而制六合、麗正居貞、大橫固祉、四葉相係、三聖同基、蠢爾凶渠、遂憑天邑、閶闔受白登之辱。象魏致堯城之疑。雲展承華。一朝俱酷。金

楨玉幹。莫不同究。悠悠彼蒼、何其罔極、臣聞喪君有君、春秋之茂典、以德以長、先王之通訓、少康則牧衆撫職。祀夏所以配天。平王則居正東遷。宗周所以十世。漢光以能捕不道。故景歷重昌。中宗以不違羣議。故江東可立。疇今考古、更無二謀、伏惟陛下至孝通幽、英武靈斷、當七九之厄、而應千載之期、啓殷憂之明、而居百王之會、取威定霸、險阻艱難、建社治兵、載循古道、家國之事。一至于斯。天祚大梁。必將有主。軒轅得姓。存者二人。高祖五王。

代寔居長。乘屈完而陳諸侯。拜子武而服大輅功
齊九有、道濟生民、非奉聖明、誰嗣下武、臣聞日月
貞明、太陽不可以闕照、天地貞觀、乾道不可以久
愓、黃屋左纛、本爲億兆而尊、鸞輅龍章、蓋以郊禋
而貴、寶器存乎至重。介石愼于易差。黔首豈可少
選。無君宗祐豈可一日無主。伏願陛下掃地升中、
柴天改物、事迫凶危、運鍾擾攘、蓋不勞宗正奉詔
博士擇時。南面即可居尊。西向無所讓德。四方旣
知有奉。八百始可同期。殘寇潛居、器藏社處、乾象

既傾、坤儀已覆、斬莽輗車燒卓照市廓清函夏正
爲塋陵開雪宮闕庶存鍾虡彼黍離離伊何可言
陛下繼明闡祚、卽宮舊楚、左廟右社之制可以權
宜五禮六樂之容歲時取備金芝九莖、瓊茅三脊、
要衛率職尉候相望坐廟堂以朝四夷登靈臺而
望雲物禪梁甫而封泰山臨東濱而禮日觀然後
與三事大夫更謀都鄙左瀍右澗夾維可以爲居
抗殿疏龍惟王可以在鎬何必勤勤建業也哉臣
等不勝控欵之至謹拜表以聞、

陸云，措辭斟酌。與孝穆同。彼麗勝。此清勝。

錢云，槩點勸進牋以當鋤逆。惟徐沈元帝二表。事會所至。庶非畔義故存之。

梁書謝舉何敬容傳論　姚察

魏正始及晉之中朝時俗尚於玄虛貴爲放誕尚書丞郎以上簿領文案不復經懷皆成於令史逮乎江左此道彌扇惟卞壼以臺閣之務頗欲綜理阮孚謂之曰卿常無閑暇不乃勞乎宋世王敬弘身居端右未嘗省牒風流相尚其流遂遠望白署空是稱清貴恪勤匪懈終滯鄙俗是使朝經廢於上職事隳於下小人道長抑此之由嗚呼傷風敗俗曾莫之悟永嘉不競戎馬生郊宜其然矣何國

禮之識治見譏薄俗惜哉

陸云指陳時弊殆欲加鞭不爾將無以痛哭爲見戲

錢云魏晉以來疆埸之事迄無寧日蓋半釀玄虛無所事事不思朝廷建官若不理事浸此輩人復何所用感慨之餘令人可恨亦復可笑

文學傳論

姚察

魏文帝稱古之文人鮮能以名節自全何哉夫文者妙發性靈獨拔懷抱易邈等夷必與矜露大則凌慢侯王小則傲蔑朋黨速忌離訧啟自此作若夫屈賈之流斥桓馮之擯放豈獨一世哉蓋恃才之禍也羣士値文明之運摛豔藻之辭無抑鬱之虞不遭向時之患美矣劉氏之論命口之徒也命也者聖人罕言歟就而必之非經意也

陸云文士易此良箴

錢云自古文人多陷輕薄之推發慨歟其肩

快。此焉復斟酌就中。殊是有功世教。

復王少保書　周弘讓

甚矣悲哉此之爲別也雲飛泥沉金鑠蘭滅玉音不嗣瑤華莫因家兄至自鎬京致來書於窮谷故人之跡有如對面開題申紙流臉沾膝江南燠熱橘柚冬青渭北沍寒楊榆晚葉土風氣候各集所安餐衛適時寢興多福甚善甚善與弟分袂西陝言反東區雖保周陂還依蔣徑三荆離折二仲不歸麋鹿爲曹更多悲緒丹經在握貧病莫諧芝朮可求聊因采綴昔吾壯日及弟富年俱値邕熈並

歡衡泌南風雅操清商妙曲絃琴促坐無乏夕晨玉瀝金華冀獲難老不虞一旦翻覆波瀾吾已惕陰弟非茂齒禽尚之契各在天涯永念生平難爲胸臆正當視陰數箭排愁破涕人生樂耳憂戚何爲豈能遽悲次房遊魂不返遠傷金產骸柩無託但願愛玉體珍金相保期頤享黃髮猶冀耆雁頹鯉時傳尺素清風朗月俱寄相思子淵子淵長爲别矣握管操觚聲淚俱咽

陸云離緒在目芳旨蘭訊

錢云處士高懷何復多情至此

虎丘山序

顧野王

夫少室作鎮、以峻極而標奇、太華神掌、以削成而稱貴、若茲山者、高不概雲。深無藏影。卑非培塿。淺異棘林。秀壁數尋。被杜蘭與苔蘚。椿枝十仞。挂藤葛與懸蘿。曲澗潺湲。脩篁蔭映。路若絕而復通。石將頹而更綴。抑巨麗之名山、信大湖之勝壤、若乃九功六義之興、依永和聲之製、志由興作、情以詞宣、形言諧于韶夏。成文暢于鐘律。由來尚矣。未有登高能賦而韜斐麗之章。入谷忘歸而忽鏗鏘之

節散惣巒齊鑣。競雕蟲於山水。雲合霧集。爭歌頌于林泉。于時風清邃谷。景麗脩巒。蘭佩堪紉。胡繩可索。林花翻灑。乍飄颺于蘭皐。山禽轉響。時弄聲于喬木。班草班荊。坐磻石之上。濯纓濯足。就滄浪之水。傾縹瓮而酌巵酒。翦綠葉而賦新詩。蕭爾若與三徑齊踪。鏘然似共九成諧韻。盛矣哉。聊述時事。寄之翰墨。

錢云清響拂波。如張緑綺。

與兄子秀書　　陳暄

旦見汝書與孝典陳吾飲酒過差、吾有此好五十餘年、昔吳國張長國亦稱耽嗜、吾見張時伊已六十。自言引滿。大勝少年時。吾今所進亦多于往日。老而彌篤。唯吾與張季舒耳。吾方與此子交歡於地下。汝欲笑吾所志邪。昔阮咸阮籍同游竹林、宣子不聞斯言、王湛能玄言巧騎、武子呼爲癡叔、何陳留之風不嗣。太原之氣歸然。翻成可怪。吾既寂寞當世。朽病殘年。產不異于顏原。名未動于卿相。

若不日飲醇酒復欲安歸汝以飲酒爲非吾不以
飲酒爲過昔周伯仁度江惟三日醒吾不以爲少
鄭康成一飲三百杯吾不以爲多然洪醉之後有
得有失成厮養之志是其得也使次公之狂是其
失也吾常譬酒之猶水亦可以濟舟亦可以覆舟
故江諮議有言酒猶兵也兵可千日而不用不可
一日而不備酒可千日而不飲不可一飲而不醉
美哉江公可與共論酒矣汝驚吾墮馬侍中之門
陷地武陵之弟徧布朝野自言焦悚丘也幸苟有

過人必知之吾生貧所願身沒之後題吾墓云陳故酒徒陳君之神道若斯志意豈避南征之不復賈誼之慟哭者哉何水曹眼不識盃鐺吾口不離瓢杓汝寧與何同日而醒與吾同日而醉乎政言其醒可及其醉不可及也速營糟丘吾將老焉爾無多言非爾所及

陸云譬之糟肉乃更堪久糟丘誠足老

錢云前無伯倫後無無功達人高士通懷各足爾

經通天臺奏漢武帝表　　沈炯

臣聞橋山雖掩鼎湖之竈可祠有會逐荒大庭之跡無泯伏惟陛下降德猗蘭纂靈豐谷漢道既登神仙可望射之罘于海浦禮日觀而稱功橫中流於汾河指柏梁而高宴何其甚樂豈不然歟既而運屬上仙道窮晏駕甲帳珠簾一朝零落茂陵玉盌遂出人間陵雲故基與原田而膴膴扶風餘趾帶陵阜而芒芒羈旅縲臣豈不落淚昔丞明見獻嚴助東歸駟馬可乘長卿西反恭聞故實竊有愚

隋大

心黍稷非馨敢望徵福但雀臺之弔空愴魏君雍丘之祠未光秦后瞻仰煙霞伏增悽戀

陸云杜默長號而項王灑淚漢武有靈宜其入夢也

錢云以漢武英姿闢疆開宇變夷入夏宏拓郡縣用功良多而後世以神仙征伐之事槩没其蹟獨此文兼稱不廢亦一人知己

爲陳六宮謝表　　江摠

鶴籥晨啓。雀釵曉映。恭承盛典。肅荷徽章。步動雲袿。香飄霧縠。媿纏豔粉。無情拂鏡。愁縈巧黛。息意臨牕。妾聞漢水贈珠。人間絕世。洛川拾翠。偃處無雙。或有風流行雨。窈窕初日。聲高一笑。價起兩環。乃可桂殿迎春。蘭房侍寵。借班姬之扇。未掩驚羞。假蔡琰之文。寧披悚戴。

陸云。此則頫鹽特絕矣。然非婢學夫人。錢云。此趙后香螺巵也。

爲陳六宮謝章

江摠

恭膺禮命媿集丹綫之顏拜奉曲綵愁縈翟羽之色魯宮夜火伯媛匪驚楚謝奔濤貞姜何懼豈期日月騰影風雲濶遂復位崇九御聲高六列象服增華丹軿耀采何以佐弼王風克柔陰化兢惶玆集追想流荇之詩荷遽相并遂失鳴環之節

陸云微帶莊整猶是大家舉止

與徐僕射領軍述役僧書　釋眞觀

泉亭光顯寺釋眞觀致書領軍檀越竊聞四衣開士匡正法於將頹十地高人秉玄文於已絶能使崛山遺跡無虧宴坐之風祇樹餘菑得肆經行之道伏見今者皇華奉宣嚴憲絓是僧尼之類不書名籍之者並令捐茲淨戒就此黎民去彼伽藍歸其里閈既普天之下莫匪王臣正當僶俛恭承鞠躬祇奉但愚情所謂竊或疑焉自佛法肇興千有餘載流傳此地數百年間濟濟僧徒一何爲盛雖

復市朝亟改風化頻移慧炬常明戒香恒馥其爲福利難可勝言所現靈祥聞諸史傳至如浮圖和上曜彩鄴中高座法師流芳鞏洛或復昆明池內識刼燒之餘灰長沙寺裏感碎身之遺陰道開入境仙人之星乃出法成去世紺馬之瑞爰浮乃有青目赤髭黃髀白足連眉表稱大耳傳芳莫不定水淵澄義峰山竪汪汪道望類迦葉之高蹤肅肅威儀似頞鞞之淸行頃年訛替乃日澆灕而正法洪基猶應未殄忽復違其本志奪彼前心莫不仰

高殿而酸傷辭舊房而悽楚依依法座重反何期戀戀禪門再還無日乃非岐路而有分袂之悲雖異河梁遂結言離之痛若以不斷名籍爲其深罪延茲咎累亦可哀矜夫出俗之人務應修道許其方外之禮不拘域中之節或有不貫名籍無關簿領並皆遊方棲聽隨處利安望刹爲居臨中告飯或頭陀林下或蘭若巖阿如此之流寧容繼屬若勝業不全清禁多毁宜應休道此事誠然而持犯難知聖凡相濫譬菴羅之果生熟難分雪山之藥

眞偽難辨忽使崑峰之上王石同焚大澤之中龍
蛇等斃何期惜也吁可傷哉又其割愛辭親披緇
剪髮既無僕使永絕妻孥或老病之年单貧之士
皆憑子弟還相養衛如其一朝而散便溘死溝渠
遂有赴峻壑而投身縊長繩而殞命雖復汨羅之
痛匹此猶輕荒谷之悲方斯未重且復奇才絕學
並寄後生聽講誦經咸資晚秀所以須陀得戒猶
是㓜童身子揚名差非耆老如斯之類若並翻緇
恐此法門便無紹繼梵輪絕矣精舍空焉若八陣

未休。四郊多壘。前房所寄。後殿斯憑。愚謂此人。殆誠無用。若必有拔距投石之能。索鐵伸鉤之力。則竝從軍幕。久預長驅。儻復尚服緇衣。猶居寺宇。則是習勇心薄。樂道情深。若非衛玠之清羸。便同孟昶之浮怯。既不便弓馬。徒勞行陣。雖復身披甲冑。還想法衣。手執干戈。猶疑錫杖。必當逢鬪戰鼓色變心驚。遠望軍麾。魂飛氣懾。將恐有阻都護之威。無益貳師之勇。若謂不輸王課。靡助國儲。所以普使收其賦斂。但浮游之屬。萍迸蓬飛。散誕之流。且

貧終寠鄉里旣無田宅京師久闕主人納屨則兩踵併穿斂襟則雙肘皆現觀董生之百結尚覺輕華見顏子之一簞更疑豐飽求朽壞以爲藥寧識紫丸服糞掃而爲衣豈逢黃絹貨財之禮此則無從懷璧之愆信哉應免若令其在道猶可分衛自賚遂使還民便是餱糧莫寄伏惟皇朝御曆齊聖欽明繼踵軒犧比肩炎昊握鏡之風彌遠垂衣之化方深兼復梁棟三寶敷弘十善昔漢明靈感上夢金人晉武覆修纔招玉像用今方古彼有慙焉

或深經是護等仙頂大王寶塔斯成類無憂國主
明揚亙陋信巢父之清虛徵聘漁畋許嚴君之高
尚愚謂緇頂今者俛首僧尼若已離法衣無過道
業或常居邸肆恒處田園並依民例宜從策使如
其禪誦知解蔬素清虛或宣唱有功梵聲可錄或
繕修塔廟建造經書救濟在心聽習爲務乃至羸
老之屬貧病之流幸於編戶無所堪用並許停寺
仍上僧籍必望十城之寶或出荊山百步之中時
逢芳草於是寺斷流俗之僧衆無餔糟之客六皆

翹請常以國界爲心三業精修必用君王爲本豈不幽明踴躍人鬼欣歡冥力護持善緣扶助然後二儀交泰六氣調和征馬息鞍軍旗卷旆邊荒入附無待丹水之師玉帛來朝還想稽山之集何期樂矣實可欣哉儻復疆埸不虞軍資有闕薄須費計伏聽徵求仰惟領軍檀越外則採賾典墳內則鉤深經論才高帷幄寄重鹽梅必願降意留心正法微惠研詳薄垂觀覽如其一毫可採深希曲爲矜論無使蘭艾同鋤薰蕕具翦庶得仙人苑

裏更轉法輪，長者園中，還鋪講席，則匡維之德，比恒岱以齊高；権護之功，似滄溟而共廣。横此忤煩，彌增悚惕。

陸云：佛乘自不可廢，精者資其悟力，粗者栽其業因，即作天壤間一種異書，亦何不可，但劣僧假道亂法，誠可恨耳。

北魏文

天興三年詔　道武帝

世俗爲漢高起於布衣而有天下此未達其故也夫劉承堯統曠世繼德有蛇龍之徵致雲彩之應五緯上聚天人俱協明革命之主大運所鍾不可以非望求也然狂狡之徒所以顛蹶而不已者誠惑于逐鹿之說而迷於天命也故有踵覆車之軌蹈釁逆之蹤毒甚者傾州郡害微者敗邑里至乃

身死名顛殃及九族從亂隨流死而不悔豈不痛哉春秋之義大一統之美吳楚僭號久加誅絕君子賤其偽名比之塵垢自非繼聖載德天人合會帝王之業夫豈虛應歷觀古今不義而求非望者徒喪其保家之道而伏刀鋸之誅有國有家者誠能推廢興之有期審天命之不易察徵應之潛授杜競逐之邪言絕姦雄之僭肆思多福於止足則幾於神智矣如此則可以保榮祿於天年流餘慶于後世夫然故禍悖無緣而生兵甲何因而起凡

厥來世鼎哉戒之可不愼歟

陸云正恐雖言無益爽鳩氏之樂胡穌至齊景公

錢云漢以下無天子之文凡諸閏位率相沓襲策辭蝟毛無一堪覽覔至非裔之君其言反成麟角信開疆啓宇之廷固人道之奇勳也

丙申復詔　　　　道武帝

上古之治尚德下名有任而無爵易治而事序故邪謀息而不起姦慝絕而不作周姬之末下淩上替以號自定以位制祿卿世其官大夫遂事陽德不暢議發家陪故釁由此起兵由此作秦漢之弊捨德崇侈能否混雜賢愚相亂庶官失序任非其人於是忠義之道寢廉耻之節廢退讓之風絕毀譽之議興莫不由乎貴尚名位而禍敗及之矣古置三公職大憂重故曰待罪宰相將委任責成非

虛寵祿也而今世俗僉以台輔爲榮貴企慕而求之夫此職司在人主之所任耳用之則重捨之則輕然則官無常名而任有定分是則所貴者至矣何取於鼎司之虛稱也夫桀紂之南面雖高而可薄姬旦之爲下雖卑而可尊一官可以効智華門可以垂範苟以道德爲實賢於覆餗蔀家矣故量力者令終而義全昧利者身陷而名滅利之與名毀譽之疵競道之與德神識之家寶是故道義治之本名爵治之末名不本於道不可以爲宜爵無

備於背不可以為用用而不禁為病深矣能通其變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來者誠思成敗之理察治亂之由鑒殷周之失革秦漢之弊則幾於治矣

陸云通達治體之言

錢云偉然南面要使八代間中國制典未能如是其故何也猥襍篡弑之間飾言無以明德崛起華夷之際任志足以昭文其所因者異也

勑羣下詔

太武帝

朕以眇身獲奉宗廟、思闡洪基、廓清九服、遭值季運、天下分崩、是用屢征、罔或寧息、自始光至今、九年之間、戎車十舉、群帥文武、荷戈被甲、櫛風沐雨、蹈履鋒刃、與朕均勞、賴神祇之助、將士宣力、用能摧折彊豎、克翦大憝、兵不極武、而二寇俱滅、師不違律、而遐方以寧、加以時氣和洽、嘉瑞並降、遍於郡國、不可勝紀、豈朕一人獨應此祐、斯亦群后協同之所致也、公卿因茲、稽諸天人之會、請建副貳、

夫慶賞之行所以褒崇勳舊旌顯賢能以永無疆之休其王公將軍以下普增爵秩啓國承家修廢官舉儁逸蠲除煩苛更定科制務從輕約除故革新以正一統羣司當深思效績直道正身立功立事無或懈怠稱朕意焉

錢云體國具有經制不惜威略之著也

諭求賢詔　太武帝

朕除僞平暴、征討累年、思得英賢、緝熙治道。故詔州郡搜揚隱逸、進舉賢俊。古之君子、養志衡門、德成業就、才爲世使。或雍容雅步、三命而後至；或棲棲遑遑、負鼎而自達。雖徇尚不同、濟時一也。諸召人皆當以禮申諭、任其進退、何逼遣之有也。此刺史守宰宣揚失旨、豈復光益、乃所以彰朕不德。自今以後、各令鄉閭推舉、守宰但宣朕虛心求賢之意。旣至、當代以不次之舉、隨才文武、任之政事。其

明宣勅咸使聞知

陸云詳雅中驅遣大別。英分雄分皆有。錢云以覘周羅賢才者。自然天壤。如是。乃布王度。

與太子晃詔　　太武帝

初世祖將伐河西李順等咸言姑臧無水草不可行師太子有疑色及至姑臧詔太子

姑臧城東西門外涌泉合於城北其大如河自餘溝渠流入澤中其間乃無燥地澤艸茂盛可供大軍數年人之多言亦可惡也故有此勑以釋汝疑

報太子詔

李孝伯趙郡人位尚書封宣城公爲高祖所任遇太子奏請徵賢詔報

朕有一孝伯足以治天下何用多爲假復求訪此

人輩亦何可得。

陸云英畧可肩隨漢武餘者碌碌未足數

與宋文帝書　　太武帝

彼此和好居民連接爲日已久而彼無厭誘我邊民其有往者復之七年去春南巡因省我民卽使驅還自天地啓闢已來爭天下者非惟我二人而已今聞彼自來設能至中山及桑乾川隨意而行來亦不迎去亦不送若厭其區宇者可來平城居我往揚州住且可博其土地彼年已五十未嘗出戶雖自力而來如三歲嬰兒復何知我鮮卑常馬背中領上生活更無餘物可以相與今送獵白鹿

馬十二匹、并氈藥等物、彼來馬力不足。可乘之道里來遠或不服水土。藥自可療。

陸云。雖屬謾書。鋒利可喜。當時江南微弱。臣主數更。書疏往來。猶互相彼此。宋之南渡稱臣。稱侄。無一善狀。令人氣塞

錢云。統與子宋。而正子隋。考隋之來。則有魏伊始。編史者何不以是為正統。而反尊篡弒之賊。快哉。魏收之列島夷劉裕也。

賜司徒崔浩書　　太武帝

世祖詔成周公萬度歸破焉耆國賜浩書浩上書稱美遂命度歸鎮撫

萬度歸以五千騎經万餘里拔焉耆三城獲其珍奇異物及諸委積不可勝數自古帝王雖云卽序西戎有如指注不能控引也朕今手把而有之如何

陸云驕氣咄咄

錢云漢高大度猶尚未及

遣巡行詔　　文成帝

夫爲治者因宜以設官舉賢以任職故上下和平民無怨謗若官非其人姦邪在位則政教陵遲至於凋薄恩明黜陟以隆治道今遣尚書穆伏眞等三十人巡行州郡觀察風俗入其境農不墾殖田畝多荒則徭役不時廢於力也耆老飯蔬食少壯無衣褐則聚斂煩數匱於財也閭里空虛民多流散則綏道無方跡於恩也盜賊公行劫奪不息則威禁不設失於刑也衆謗並興大小嗟怨善人隱

伏佞邪當途則爲法混淆昏於政也諸如此比黜而戮之善於政者褒而賞之其有阿枉不能自申聽詣使告狀使者檢治若信清能衆所稱美誣告以求直反其罪使者受財斷察不平聽詣公車上訴其不孝父母不順尊長爲吏姦暴及爲盜賊各具以名上其容隱者以所匿之罪辠之

陸云如韓子執筆覩草

錢云使天子典册作儒者鴻文漢之文武而下止于非魏文成孝文而已

勑諸州郡詔　孝文帝

懸爵於朝而有功者必縻其賞懸刑於市而有辠者必罹其辜斯乃古今之成典治道之實要諸州刺史牧民之官自頃以來遂各怠慢縱姦納賂背公緣私致令賊盜並興侵刦滋甚姦究之聲屢聞朕聽朕承太平之運屬千載之期思光洪緒惟新庶績亦望藩翰羣司敷德宣惠以助沖人共成斯美幸克已復禮恩愆改過使寡昧無愧於祖宗百姓見德於當世有司明條禁稱朕意焉

北魏文

錢云。肅而寬。嚴而不賊。雅稱仁厚有度。

令民上便宜直言詔　　孝文帝

帝業至重非廣詢無以致治王務至繁非博採無以興功先王知其如此故虛已以求過明恕以思咎足以諫鼓置於堯世謗木立於舜庭用能耳目四達庶類咸熈朕承累聖之洪基屬千載之昌運毎希遐風景行前式承明之初班下內外聽人各盡規以補其闕中旨雖宣允稱者少故變時法遠遵古典班制俸祿改更刑書寬猛未允人或異議思言者莫由申情求諫者無因自達故令上明不

周下情壅塞今制百辟卿士工商吏民各上便宜利民益治損化傷政直言極諫勿有所隱務令辭無煩華理從簡實朕將親覽以知世事之要使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爲戒

陸云寬大類其人魏之文雅始此微弱亦始此豈謂孝文過毋亦畏處承平遂忘武事羣盜猝起相顧愕眙漸有以致之與

錢云盛極而衰或氣數必致觀爾許文實可延數世之運

舉賢詔　孝文帝

炎陽爽節秋零卷澍在予之責實深悚慄故輟膳三晨以命上訴靈鑒誠欵曲流雲液雖休勿休寧敢忽怠將有賢人湛德高士凝棲雖加銓採未能招致其精訪幽谷舉茲賢彥直言極諫匡予不及

勑群臣詔

從祖南安旣之蕃任將曠違千里豫懷惘戀然今者之集雖曰分歧實爲曲宴並可賦詩申意射者可以觀德不能賦詩者可聽射也當使武士彎弓

北魏文。

文人下筆

陸云。魏帝諸詔。時似西京。然能據觚者。僅孝文爾。未知掌記才良。或作史者小加增飾。

錢云或函藻以飛采。或雄偉以標致。文人之槩。帝王之度。舉盡是矣。

與太子論彭城王詔　孝文帝

高祖不豫。托勰國事。勰苦辭求退。世宗爲皇太子。高祖手詔言之。

汝第六叔父勰清規懋賞。與白雲俱潔。厭榮捨紱。以松竹爲心。吾少與綢繆。提攜道趣。每請解朝纓。恬眞丘壑。吾以長兄之重。未忍離遠。何容仍屈素業。長嬰世網。吾百年之後。其聽勰辭蟬捨冕。遂其沖挹之性。無使成王之朝。翻疑姬旦之聖。不亦善乎。汝爲孝子。勿違吾勑。

陸云。與慕容儁之言同屬若想。訓子全弟。具是數行。令官家別用一番人。則溪于楄哭矣

[illegible]

錢云。孝文性亦玄邈。不以世務嬰心。其爲䆀爲丘壑之言。亦本懷也不。惟善處。兄。弟。亦。可。謂。推。己。御。物。旁。達。人。情。矣。

恤刑詔　　　　宣武帝

酷吏爲禍綿古同患。孝婦淫刑。東海燋壤。今不雨十旬。意者其有寃獄乎。尚書鞫京師見囚。務盡聽察之理

下隴右詔

徃歲隴右扇逆。闔境不民。其中猶有卒能自守。無豫釁亂。疾風知勁。良在可嘉。尚書可甄量報賞。以表誠義

興學詔

遷京嵩縣。年將二紀。虎闈闕唱演之音。四門絕講誦之業。博士端然。虛祿歲祀。貴遊之冑。歎同子衿。靜言念之。有兼媿慨。可嚴勅有司國子學

陸云。孔碩肆好。

錢云。典冊之文。至此焉弱。太和之風。亦至此。焉替。瀚乎文章與時高下也。

論勳舊疏

高祐

勳舊之臣雖年勤可錄而才非撫人者則可加之以爵賞不宜委之以方任所謂王者可私人以財不私人以官者也

錢云春秋義譏世卿以祿可報功而位必擇賢也光武不以吏事責功臣亦是此意匪僅保全功臣而已

論叙賢才疏

韓顯宗

進賢求才、百王之所先也、前代取士、必先正名、故有賢良方正之稱、合之州郡貢察、徒有秀孝之名、而無秀孝之實、而朝庭但簡其門望、不復彈坐、如此則可令別貢門望、以叙士人、何假冒秀孝之名也、夫門望者、是其父祖之遺烈、亦何益於皇家、益於時者、賢才而已、苟有其才、雖屠釣奴虜之賤、聖皇不耻以爲臣、苟非其才、雖三后之胤、自墜於皁隸矣、是以大才受大官、小才受小官、各得其所、以

致雍熙議者或云今世等無奇才不若取士於門此亦失矣豈可以世無周邵便廢宰相而不置哉但當校其有寸長銖重者即先叙之則賢才無遺矣。

陸云。氏族為一時通弊。而卒不克改。豈盤據難動如此異代朋黨與

錢云。高祐陳錄勳舊至此遂濫觴門望可見習久則弊必甚勢集則黨必成故貴絕其萌也

荅詔問四足翼雞表　崔光

正始元年夏。有典事史元顯。獻四足四翼雞。詔散騎侍郎趙邕以問光。光表答云。

臣謹按漢書五行志、宣帝黃龍元年、未央殿路軨中、雌雞化為雄、毛變而不鳴不將無距、元帝初元中、丞相府史家雌雞伏子漸化為雄、冠距鳴將、永光中、有獻雄雞生角、劉向以為雞者小畜主司時起居。小臣執事為政之象也。言小臣將秉君之威以害政事。猶石顯也。竟寧元年、石顯伏辜、此其效也。靈帝光和元年、南宮寺雌雞欲化為雄、一身毛

皆似雄、但頭冠尚未變、詔以問議郎蔡邕、邕對曰、貌之不恭。則有雞禍。臣竊推之、頭爲元首人君之象也。今雞一身已變未至於頭而上知之。是將有其事而不遂成之象也。若應之不精政無所改。頭冠或成爲患滋大。是後張角作亂、稱黃巾賊、遂破壞四方、疲於賦役、民多叛者、上不改政、遂至天下大亂、今之雞狀雖與漢不同。而其應頗相類矣。向、邕、並、博、達、之、士、考、物、驗、事、信、而、有、證、可、畏、也、臣以邕言推之、翅足衆多。亦群下相扇助之象。雞而未

夫脚羽差小亦其勢尚微易制御也臣聞災異之見皆所以示吉凶明君覩之而懼乃能招福闇主覩之彌慢所用致禍詩書春秋秦漢之事多矣此陛下所覩者也今或有自賤而貴關預政事殆亦前代君房之匹比者南境死亡千計白骨横野存有酷恨之痛殁爲怨傷之魂義陽屯師盛夏未返荆蠻狡猾征人淹次東州轉輸往多無還百姓困窮綾縊以殞非方霜降蠶婦輟事羣生憔悴莫甚於今此亦賈誼哭歎谷永切諫之時司寇行戮君

爲之不舉陛下爲民父母所宜務恤國重戎戰用兵猶火內外愁擾易以亂離陛下縱欲忽天下豈不仰念太祖取之艱難先帝經營劬勞也誠念陛下留聰明之鑒警天地之意禮處左右節其貴越往者鄧通董賢之盛愛之正所以害之又躬饗加罕宴宗或闕時應親肅郊廟延敬諸父簡訪四方務加休息爰發慈旨撫賑貧瘼簡費山池減撤聲飲晝存政道夜以安身博采芻蕘進賢黜佞則兆庶幸甚妖弭慶進禎祥集矣

陸云詳列象應附會核定正得各半

錢云京房仲舒及劉子政父子雜論五行皆有穿鑿甚至事理訛戾與春秋不符然皆先儒之領袖者也乃知經生詮理半裁胸臆猶過食肉輩之蒙然張口如坐雲霧也

荅詔示禿鶖表　　崔光

正光元年。獲禿鶖鳥於宮內。詔以示光。光表。肅宗覽表。大悅。即棄之池澤。

蒙示十四日所得大鳥、此即詩所謂有鶖在梁、解云禿鶖也。貪惡之鳥。野澤所育。不應入殿庭。昔魏氏黃初中、有鵜鶘集于靈芝池、文帝下詔、以曹恭公遠君子、近小人、博求賢俊、太尉華歆由此遜位而讓管寧者也、臣聞野物入舍古人以爲不善、是以張臶惡鴞、賈誼忌鵩、鵜鶘暫集而去。前王猶爲至誠。況今親入宮禁。爲人所獲。方被畜養晏然不

以爲懼準諸往義信有殊矣且饕餮之禽必資魚肉菽麥稻粱皆或餐啄一食之費容過斤鎰今春夏陽旱穀糴稍貴窮窘之家時有菜色陛下爲民父母撫之如傷豈可棄人養鳥留意於醜形惡聲哉衛侯好鶴曹伯愛雁身死國滅可爲寒心陛下學通春秋親覽前事何得口詠其言行違其道誠願遠師殷宗近法魏祖修德延賢消災集慶放無用之物委之川澤取樂琴書頤養神性

錢云王充辨桑穀生庭非妖當示充鶩爲何物故儒者可聽其詮理于詮不可聽其釋理

觀象賦 并序　　張淵

易曰、天垂象見吉凶、聖人則之、又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然則三極雖殊、妙本同一、顯昧雖遐、契齊影響、尋其應感之符、測乎冥通之數、天人之際、可見明矣、夫機象冥緬、至理幽玄、豈伊管智所能究、暢然歌詠之來、偶同風人、目閱羣宿、能不歌吟、是時也、歳次析木之津、日在翼星之分、閶闔晨鼓、而蕭瑟流火、夕曛以摧頹、游氣眇其高褰、辰宿煥焉華布、覩時逝、懷川上之感

步秋林同宋生之戚歎巨艱之未終抱殷憂而不寐遂彷徨於窮谷之裏杖策陟神巖之側乃仰觀太虛縱目遠覽吟嘯之頃懔然增懷不覽至理拔自近情常韻發於宵夜不任詠歌之末遂援管而爲賦其辭曰

陟秀峰以遐眺望靈象於九霄觀紫宮之環周嘉帝坐之獨標（紫宮垣十五星在北斗北天皇大帝一星在紫宮中）瞻華蓋之藹藹何虛中之迢迢（華蓋七星杠九星合十六星在大帝上）觀閣道之穹隆想靈駕之電飄（閣道六星在王良東北天帝之所乘躡靈駕之所由）

從也尒乃縱目遠覽傍極四維北鑒機衡南覩太微四維四方之維機衡謂北斗星太微宮十星在翼軫北三台皦皦以雙列皇座冏冏以垂暉三台凡六星兩兩而居起文昌極太微皇座星在太微星中虎賁執銳於前階常陳屯聚於後闈三台謂之太階虎賁一星在下台南故言前階常陳七星如畢狀在皇座北皆宿衛天帝前後備非常闈門宮中之門也遂回情旋首次目文昌文昌七星在北斗魁前仰見造父爰及王良造父五星在傳舍河中造父周穆王御死精上爲星王良五星在奎北王良者晉大夫善御九方歎之子良一名郵無正爲趙簡子御歿精託於星爲天帝之馭官傳說登天而乘尾奚仲託精於津陽傳說一星在尾後傳說殷時隱於巖中殷王武丁夢得賢

人圖書其象求而得之即立為相死精上為星乘尾在龍駟之間奚仲四星在天津北近河傍太古時造車輿者死而精上為星水北曰陽在河北故曰津陽也

織女朗列於河湄、牽牛煥然而舒光、織女三星在紀星東端牽牛六星在河鼓南世人復以河鼓為牽牛

五車亭柱於畢陰、兩河俠井而相望五車三柱都十四星在畢東北在宿北故謂之陰兩河南河北河六星俠東井東西遙相對也

灼灼羣位落落幽紀設官分職罔不悉置羣位謂天設三公九卿之官皇后嬪御之位

儲貳副天庭、延三吏儲貳為太子一星在帝座北三吏三公星在太微宮中也

論道納言、各有攸司、將相次序以衛守、九卿珠連而內侍太微宮十星皆有上將上相次將次相之位九卿三星在微庭中

天衡

分中外之境、四七列九土之異、天街二星昴畢間近月星陰陽之所分中國之境界天街以西屬外國旄頭氈褐引弓之民皆屬焉天街以東屬中國縉紳之士冠帶之倫皆屬焉四七二十八宿角亢鄭國兖州氐房心陳國豫州尾箕燕國幽州斗牛吳國揚州女虛危齊國青州營室東壁衛國并州奎婁魯國徐州胃昴畢趙國冀州觜參魏國益州井鬼秦國雍州柳星張周國洛陽三河翼軫楚國荊州天有十二次日月之所躔地有十二州王侯之所國方土所出之物各有殊異不同者

左則天紀槍棓攝提大角二咸防奢、七公理獄天紀九星在貫索東天槍三星在北斗杓東天棓五星在女牀東北攝提六星俠大角大角一星在攝提間二咸東咸四星隹房東北西咸四星在房西北此星上防奢淫諂佞之事七公七星在招搖東拔近貫索貫索爲天獄刑獄失中則七公評議理其寃枉庫樓網

燗以灼明騎、官、騰、驤、而奮、足、庫樓十星在太角南騎官二十七星在氐南天市建肆於房心、帝座磦落而電燭、天市二十四星在房心北帝座一星在天市中心於前則老人天社清廟所居老人一星在弧南常以春秋分候之天社六星亦在弧南清廟十四星在張南明堂配帝靈臺考符明堂三星在太微西南角外靈臺三星在明堂西丈、人、極、陽、而、慌、忽、丈人二星在軍市西南星在南方故稱極陽子二星在丈人東子孫嘒嘒於參嵎嘒小貌孫二星在子東詩云嘒彼小星三五在東此之謂乎天狗接狼以吠守、野雞伺辰於參墟、天狗七星在狼北野雞一星在參東南天市中街主警佈故曰吠守右則少微軒轅皇后之位嬪御相次、尊卑有秩、

少微四星在太微西南北列白衣處士之位軒轅十七星在七星北有皇后嬪御之位

御宮典儀、女史執筆、御宮四星在鈎陳左傍此星主典司禮儀威容步趨之事女史一星在柱下史北女史記識晝夜昏明節漏省時在鈎陳右傍

內平秉禮以伺邪天牢禁愆而察失、內平四星在中宮南有邪媚之事以禮正之天牢六星在北斗魁下有過失則懲其愆也

於後則有車府傳舍匏瓜天津、車府七星在天津東傳舍五星在華蓋上匏瓜五星在東麗珠北天津九星在匏瓜北

扶匡照曜麗珠珮珍、扶匡七星在天津東麗珠五星在須女北麗桂衣珠珮珍后夫人之盛飾其星主皇后之服也

人、星麗玄以閑逸。哭泣連屬而趨墳、人星五星在車府南麗附玄天言人星近於閑逸易曰日月星辰麗於天石氏經曰人星優游人乃安寧哭二星在虛南

泣三星在哭東墳墓四星在危南哭泣星行列趣向墳墓河、鼓、震、雷、以、礡、礚、騰、蛇、蟠、縈、而、輪、菌、。河鼓十二星在南斗北此星昏中南方而震雷騰蛇二十二星在營室北於是周章高騁還旋辰極。既覿鈎陳中禁、復覿天帝休息、鈎陳六星在紫宮中天皇大帝之所居諸宮別館及天牀星皆是休息寢臥而游也漸臺可昇、離宮可即、漸臺離宮皆天宮之名漸臺四星在織女東足下離宮六星與營室相連酒旗建醇醪之旌、女牀列窈窕之色、酒旗三星在軒轅左角天設置酒官爲飲燕之事故建旗牙旗爲劚女牀三星在紀星東北端奉侍天王之女輦道屈曲以微煥、附路立于雲閣之側、輦道五星在織女西足附路一星在閣道傍天帝出入由閣道附路豫防敗傷故立雲閣之側其列星

星出知晉侯以戌子日死虵乘龍謂襄公二十八年歲星次天津於玄枵十五度在虛下歲星主木位在東體合房心故名龍虛在坎坎子位次玄枵龜虵之類歲星失次行虛之外出其下故曰虵乘龍龍位壽星宋鄭之分梓愼見虵乘龍知飢在宋鄭裨竈以爲周王及楚子皆死二人推變不同所見各異或取證於逢公、或推變於衛午逢公齊邑姜之先言逢公死時亦有此星見梓愼推星以此方之知晉平公將亥衛午謂虛宿對午午爲張翼張翼周楚之分裨竈占知周王楚子亥故言推變之衛午乃有欽明光被、塡逆水府、言堯時洪水塡星逆行入水府洪彼滔天、功隆大禹、此則冥數之大運非治綱之失緒、蓋象外之妙、不可以麤理尋、重玄之內、難以滎燎覩、至於精靈所感、迅踰駭嚮、荆軻

慕丹、則白虹貫日而不徹衛生畫策、則太白食昴而擒頭、魯陽指麾而曜靈為之回駕、嚴陵來游、而客氣著於乾象、斯皆至感、動於神祇、誠應効於既往今乃四氣鱗次、斗建辰移、雖無聲言、三光是知星中定於昏明、影度以之不差、測水旱於未然占、方來之安危、陰精乘箕、則大飆暮鼓、西南入畢、則淫雨滂池、譬猶晉鍾之應銅山、風雲之從班螭、若夫冥車潛駕、時乘六虬、大儀回運、萬象俱流、北斗俄其西傾、羣星忽以匿幽、望舒縱轡以騁度、靈輪

之表、五車之間乃有咸池鴻沼玉井天淵建樹百果竹林在焉、列宿之外謂之表咸池三星在天潢東鴻沼二十三星在須女北玉井四星在參左足下天淵十星在龜星東南建樹百果星在胃南竹林二十五星在園西南江河炳著於上穹、素氣霏霏其帶天、江天江星天江四星在尾北素氣者天河也神龜擢甲於清泠、龍魚攡光以暎連、神龜龜星也有五星在尾南龜知來事故稱神在河中故言清泠魚一星在尾後河中尾為龍宿故言龍魚又有南門鼓吹器府之官、奏彼絲竹、為帝娛懽。南門鼓吹二星在庫樓南翼西南器府三十二星在軫南器府典掌絲竹之事熊羆綿絡於天際、虎豹儵煜而暉爛。虎豹熊羆四星在狼星傍孤精引弓以持

滿狼星搖動於霄端狼一星在參東南弧九星在狼東南星傳云天下兵起則弧弓張矢其外則有燕秦齊趙列國之名外謂列宿之外復有諸國之名齊一星在九坎東趙二星在齊北鄭一星在趙北越一星在鄭北周二星在越東秦二星在周東代二星在秦南晉一星在代南韓一星在晉西魏一星在韓北楚一星在韓西燕一星在楚南諸列國之名凡有十二星也雷電霹靂、雨落、雲征、征行也雷電六星在營室南霹靂五星在上公西南雲雨西星在霹靂南陳車策駕於氐南天駟騁步於太清陳車三星在氐南房星一名天駟園苑周回以曲列倉廩區、別、而、殊、形。天園十四星在苑南天苑十六星在昴畢南天倉六星在婁南天廩四星在昴南言形象殊別不同也內則尚書大理太一天一之官、尚書

五星在紫微宮門內東南維大理二星在紫微宮中太一天一各一星相近在紫宮門內柱下著術傳示無窮柱史下一星在北極東六甲候大帝之所須內廚進御膳於皇躬六甲在華蓋下內廚二星在紫宮西南角外天船横漢以普濟積水候災于其中天船九星在大陵北積水一星在天船中陰德播洪施以恤不足四輔翼皇極而闡玄風陰德二星在尚書西西輔四星俠北極四輔星既翼佐北極之樞又能闡揚天帝之風教恢恢太虛寥寥帝庭帝庭太微宮也五座並設爰集神靈五座爲太微宮中五帝座也蒼帝靈威仰位東方赤帝赤熛怒位南方白帝白招矩位西方黑帝汁光紀位北方黃帝含樞紐位中央五帝各異並集諸神之宮與之謀國事乃命熒惑伺彼驕

盈熒惑常以十月十一月入太微受制伺無道之國執法刺舉於南端五侯議疑於水衡太微南門謂之執法刺舉者刺姦惡舉有功五侯五星在東北東非爲水衡辨疑獄五侯議而評之也金火時出以成緯七宿匡衛而爲經金火熒惑太白也七宿爲四方七宿天文謂五星爲緯二十八宿爲經故舉金火七宿爲言則五星二十八宿可知也暐曄昱其並曜粲若三春之榮覩夫天官之羅布故作則於華京及其災異之興出無常所歸邪繽紛飛流電舉如星非星如雲非雲謂之歸邪飛星炎去而迹絕流星迹存而不滅妖星起則殃及晉平虵乘龍則禍連周楚春秋魯襄公十年春正月戊子妖星出於婺女見於申維婺女屬齊申爲晉分梓愼是妖

浹旦而過周、堅部月也爾乃凝神遠矚、矖目八荒察之無象視之眇茫、狀若渾元之未判、別又似浮海而覩滄浪、幽遐迥以希夷、寸眸焉能究其傍、於是乎夜對山水、栖心高鏡。遠尋終古、依然獨詠。羨景星之從晝。大唐堯之德盛。嘉黃星之靡鋒。明虞舜之不競昔舜將受禪於堯先有星見員而無鋒芒言舜當用土德王天下星見而無芒角者示揖讓而受不以兵事爭競也疇呂尚之宵夢、善登輔而翼聖、太公未遇文王釣魚磻溪夜夢得北斗輔星神告尚以伐紂之意事見尚書中候篇欽管仲之察微見虛危而知命、昔管仲與鮑叔牙商賈於南陽見三星聚虛危之分知齊將有

霸王遂共八投齊地歎熒惑之舍心高宋景之守政莊漢祖之入秦奇五緯之聚映介乃歷象既周相佯巖際尋圖藉之所記著星變乎書契覽前代之將淪咸譴告於昏世桀斬諫以星孛紂酖荒而致彗夏桀無道斬關龍逄而極惡孛星見湯伐之放於鳴條殷紂設炮烙之形彗星出武王懸之白旗恒不見以周衰枉虵行而秦滅管魯莊公十年夏四月恒星不見自是以後周室衰微枉矢出虵行而無尾昔項羽入關有此變見漢書諒人事之有由豈妖災之虛設誠庸主之難悛故明君之所察堯無爲猶觀象而況德非乎先哲

陸云：古今談天者，雖極博窮幽，綜屬并觀烏之雌雄，且猶未審，況蒼蒼乎六合之外？存而不論，誰謂莊生立言似詭。

錢云：甘石談星，時有同異，馬班所記，均爲誤說。歷代相延，未正其妄。至元脫脫襲宋人之說，更張雜亂，大不可理。廼見宋儒之誣，不惟顛倒五經辭義，天亦爲所播弄。脫逢張氏之子，不其啞然失愕，赧然色怍也。

與陽休之書

祖鴻勳

陽生大弟吾比以家貧親老時還故郡在本縣之西界有雕山焉其處閒遠水石清麗高巖四匝良田數頃家先有埜舍於斯而遭亂荒廢今復經始即石成基憑林起棟蘿生映宇泉流繞階月松風草緣庭綺合日華雲實傍沼星羅簷下流烟共霄氣而舒卷園中桃李雜松柏而葱蒨時一褰裳涉澗負杖登峰心悠悠以孤上身飄飄而將逝杳然不復自知在天地間矣若此者久之乃還所住孤

坐危石撫琴對水獨詠山阿舉酒望月聽風聲以輿思聞鶴唳以動懷企莊生之逍遙慕尚子之清曠首戴萌蒲身衣縕襏出藝粱稻歸奉慈親緩步當車無事爲貴斯已適矣豈必撫塵哉而吾生既繫名聲之韁鏁就良工之剞劂振珮紫臺之上鼓袖丹墀之下采金匱之漏簡訪玉山之遺文敝精神於丘墳盡心力於河漢摛藻期之鞶繡發議必在芬芳茲自美耳吾無取焉嘗試論之夫崐峰積玉光澤者前毀瑤山叢桂芳茂者先折是以東都

有珪晃之臣、南國見捐情之士、斯豈惡梁錦好蔬布哉。蓋欲保其七尺、終其百年耳。今翁官位旣達、聲華已遠、象由齒斃、膏用明煎。旣覽老氏谷神之談、應體留侯止足之逸。若能翻然清尚、解珮捐簪、則吾於茲山莊、可辦一得。把臂入林、挂巾垂枝、攜酒登巘、舒席平山、道素志、論舊欵、訪丹法、語玄書、斯亦樂矣。何必富貴乎。去矣陽子、途乖趣別、緬尋此旨、杳若天漢。已矣哉、書不盡意。

陸云南北朝時當權秉軸與寡殺爲鄰。而息心巖岫者猶難多得名利可愛固不及丸可

畏哉

錢云坐鬧天籟煩襟盡滌以此作小歌銘。當不令名利家終然泥塵也

爲侯景報齊文襄書　王偉

僕鄉曲布衣本乖藝用出身爲國緜歷二紀犯危履艱豈避風霜遂得富貴當年榮華身世一旦舉旗旆援鼓抱北面相抗者何哉實以畏懼危亡恐招禍害故耳往年之暮尊王遘疾神不祐善祈禱莫瘳遂使嬖倖弄權心腹離貳妻子在宅無事見圍及廻歸長社希自陳狀簡書未遣斧鉞已臨旣旌旗相對咫尺不遠飛書每奏冀申鄙情而羣帥恃雄眇然弗顧運戟推鋒專欲屠滅掘圍堰水僅

存三版舉目相看命縣漏刻不忍死亡出戰城下拘秦送地豈樂爲之但禽獸惡死人倫好生僕實不辜桓莊何罪且會王平昔見與比肩戮力同心共奬帝室雖復權勢參差寒暑小異丞相司徒雁行而已福祿官榮自是天爵勞而後授理不相干欲求吞炭何其謬也然竊人之財猶謂之盜祿去公室抑謂不取今魏德雖衰天命未改拜恩私第何足關言賜啞不能東封函谷受制於人當似教僕賢叅仲而褒季氏無主之國在禮未聞動而不

法。將何以訓。竊以分財養幼。事歸令終。舍宅存孤。誰云隙末。復言僕衆不足以自彊。身危如累卵。然億兆夷人。卒降十亂。紂之百克。終自無後。潁川之戰。即是殷監。輕重由人。非鼎在德。苟能忠信。雖弱必彊。殷憂啓聖。處危何苦。況今梁道邕熙。招攜以禮。被我虎文。縻之好爵。方欲苑五嶽而池四海。掃氛穢以拯黎元。東羈甌越。西通汧隴。吳越悍勁。帶甲千羣。秦兵冀馬。控弦十萬。大風一振。枯幹必摧。凝霜暫落。秋蔕自殞。此而爲弱。誰足稱雄。又見誣

兩端受疑二國斟酌物情一何太甚昔陳平背楚
歸漢則邇百里出虞入秦斯覇益昏明由主用舍
在人奉禮而行神其吐邪書稱士馬精新尅日齊
舉誇張形勢必欲相滅竊以寒膠白露節候乃同
秋風揚塵馬首何異徒知北方之力爭未識西南
之合從苟欲徇意於前途不覺坑穽在其側去危
就安今歸正朔轉禍爲福已脫網羅彼當啞僕之
過迷此亦笑君之晦昧今引二邦揚旌北討熊虎
齊奮剋復中原荆襄廣穎已屬關右項城縣瓠亦

奉江南幸自取之、何勞恩賜、然權變非一、理有萬塗。爲君計者莫若割地兩和。三分鼎峙。燕衛趙晉足相俸祿。齊曹宋魯悉歸大梁。使僕得輸力南朝北敦姻好。東帛自行。戎車不駕。僕立當世之功。君卒父禰之業。各保疆壘。聘享歲時。百姓乂寧。四民安堵。孰若驅農夫於壟畝。抗勍敵於三方。避干戈於首尾。當鋒鏑於心腹。縱太公爲將。不能獲存。歸之高明。何以克濟。來書曰。妻子老幼。悉在司寇。以此見要。庶其可反。當是見疑。褊心未識大趣。昔王

陵、附漢毋在不歸、太上因楚乞羨自若、剝伊妻子而可介意。脫謂誅之有益。欲止不能。殺之無損徒復阬戮。家累在君、何關僕也。遵道所說、頗亦非虛、故重陳辭、更論欲齒、昔與盟主。事等琴瑟。讒人間之翻爲讐敵。撫弦搦矢、不覺傷懷、裂帛還書、其何能述、

陸云侯景在高氏不得謂主臣分定也。然以反。覆之。計出此强辭使人笑而恨之。

南北朝文選六

北齊文

禁浮華詔　　文宣帝

頃者風俗流宕浮競日滋家有吉凶務求勝異婚姻喪葬之費車服飲食之華動竭歲資以營日富又奴僕帶金玉婢妾衣羅綺始以剏出爲奇後以過前爲麗上下貴賤無復等差今運屬惟新思蠲往弊反樸還淳納民軌物可量事具立條式使儉而獲中

錢云。透徹末流惡習。允稱齊俗大

爲文宣西討詔　魏收

朕曆數在躬、志清四方、蕞爾秦隴、久阻風化、混一之事、期在今日、必當訓旅誓衆、天動雲臨、朕已下甲汾流、沈船晉地、便當躬率將士、平陵王壁、徑掩長安、梟彼兇首、雖藏山沒水、終不縱赦、朕與深國舊敎、好睦近聞、其奸乃欲覘謀、宜令上黨王渙、總勒熊羆、星流風卷、王者之言、明如日月、宜宣內外、咸使聞知、

錢云。風軌稜峻。足追典制以式王言魏收諸文。此爲絕唱矣。

枕中篇

魏收

收以子任年少中
以戒厲故著此篇

吾曾覽管子之書其言曰任之重者莫如身途之畏者莫如口期之遠者莫如年以重任行畏途至遠期惟君子爲能及矣追而味之喟然長息若夫岳立爲重有潛戴而不傾山藏稱固亦趨負而弗停呂梁獨浚能行歌而匪惕焦原作險或躋踵而不驚九陔方集故眇然而迅舉五紀當定想宵乎而上征苟任重也有度則任之而愈固乘危也有

衛蓋秉之而靡恤彼其遠而能通果應之而可必豈神理之獨爾亦人事其如一嗚呼處天壤之間勞死生之地攻之以嗜欲牽之以名利粱肉不期而共臻珠玉無足而俱致於是乎驕奢仍作危亡旋至然則上智大賢唯幾唯哲或出或處不常其節其舒也濟世成務其卷也聲銷迹滅玉帛子女椒蘭律呂諂諛無所先稱肉度骨膏唇挑舌怨惡莫之前勳名共山河同久志業與金石比堅斯蓋厚棟不撓遊刃砉然逮於厥德不常喪其金璞馳

鶩人世鼓動流俗。挾湯日而謂寒。包嵠壑而未足。源不清而流濁。表不端而影曲。嗟乎。膠漆謂堅。寒暑甚促。反利而成害。化榮而就辱。欣戚更來。得喪仍積。至有身禦魑魅。竄沉狴獄。詎非足力不彊。迷在當局。孰可謂車戒前傾。人師先覺。開諸君子。雅道之士。遊遨經術。耽飫文史。筆有奇鋒。談有勝理。孝悌之至。神明通矣。審道而行。量路而止。自我及物。先人後己。情無繫於榮悴。心靡滯於慍喜。不養望於丘壑。不待價於城市。言行相顧。慎終猶始。有

一於斯鬱爲羽儀恪居展事知無不爲或左或右則髦士攸宜無悔無吝故高而不危異乎勇進忘退苟得患失射千金之產邀萬鍾之秩投烈風之門趣炎火之室載蹶而墜其貽宴或蹲乃喪其貞吉可不畏歟可不戒歟門有倚禍事不可不密墻有伏寇言不可而失宜諦其言宜端其行言之不善行之不正鬼執彊梁人囚徑廷幽奪其魄明夭其命不服非法不行非道公鼎爲己信私玉非身寶過緇爲緋踰藍作青持繩視直置水觀平時然

後取。未若無欲。知止知足。庶免于辱。是以為必察其幾。舉必慎于微。知幾慮微。斯亡則稀。既察且慎。福祿攸歸。昔蘧瑗識四十九非。顏子幾三月不違。跬步無已。至于千里。覆一簣進。及於萬仞。故云行遠自邇。登高自卑。可大可久。與世推移。月滿如規。後夜則虧。槿榮于枝。望暮而萎。夫奚益而非損。孰有損而不害。益不欲多。利不欲大。唯居德者畏其甚。體真者懼其大。道尊則羣謗集。任重而衆怨會。其達也則尼父棲遑。其忠也而周公狼狽。無曰人

排謗

之我狹在我不可而覆無曰人之我厚在我不可而咎加山之大無不有也如谷之虛無不受也能剛能柔重可負也能信能順險可走也能知能愚期可久也周廟之人三緘其口漏卮在前欹器留後俾諸來裔傳之座右

陸云未知當塗翩翩何不長持斯哉

錢云正使結體未醇然奉作一冊篆錄圖使可長辟殃咎

祭荊州刺史殷道方文　魏收

惟君世載不殞英聲在茲風流有屬門爾弘之孝爲行本忠實身基旣言斯立磬禮窮詩器則清賞才惟英博於暢風雷蕭條丘壑顧言朝市忘懷淡薄比契沉冥均情寂寞往塵守官及爾同僚塤籠合韻琴瑟俱調丹墀蹕武清道齊鑣跡淪閑曠心共津濠乃眷平生相忻同趣殷勤宴喜流連辭賦流矣不追長違世務詠歌徒在音徽空樹昔猶肱體與子袁裳今其往也生死殊方形骸何促天地

何長申茲沃酹贈以哀傷

陸云雖在靡靡中恒往還眞氣便稱高手錢云雋而彌潔若使蕪累繁滋便同婦姘儂號臨家喪而僞哭耳

魏書高祖紀論　　魏收

有魏始基代朔，廓平南夏，闢壤經世，咸以威武爲業，文敎之事，所未遑也。高祖幼承洪緒，早著叡聖之風，時以文明攝事，優游恭已，玄覽獨得，著自不言，神契所標，固以符于冥化。及躬總大政，一日萬機，十許年間，曾不暇給，殊途同歸，百慮一致。至夫生民所難行，人倫之高迹，雖尊居黃屋，盡蹈之矣。若乃欽明稽古，協御天人，帝王制作，朝野軌度，斟酌用捨，煥乎其有文章，海內生民咸受耳目之賜，

加以雄才大略、愛奇好士、視下如傷、役已利物、亦無得而稱之、其經緯天地、豈虛謚也、

錢云、匪爲夷羊、中氣比絜醜類實以代詈南國爾。

爾朱榮傳論　　魏收

太祖撫運乘時、奄開王業、世祖以武功一海內、高祖以文德革天下、世宗之後、政道頗虧、及明皇幼冲、女主南面、始則于忠專恣、繼以元叉權重、握賞罰之柄、擅生殺之威、榮悴在親疏、貴賤由離合、附會者結之以子女、進趨者要之以金帛、且佞諛用事、功勤不賞、居官肆其聚斂、乘勢極其陵暴、於是四海囂然、已有群飛之漸矣、逮于靈后反政、宣淫于朝、鄭儼手運天機、口吐王制、李軌徐紇刺促以

求先元略元徽喔咿以競入私利畢舉公道盡亡遐邇怨憤天下鼎沸傾覆之徵于此至矣爾朱榮緣將帥之列籍部衆之用屬肅宗暴崩民怨神怒遂有匡頹拯微之志援主逐惡之圖蓋天啓之也於時上下離心文武解體咸企忠義之聲俱聽桓文之舉勞不汗馬朝野靡然扶翼懿親宗祏有主祀魏配天不殞舊物及夫擒葛榮誅元顥戮邢杲翦韓婁醜奴實賓咸梟馬市此諸魁者或據象魏或僭號令人謂秉皇符身各謀帝業非徒鼠竊狗

盜一城一聚而已苟非榮之致力翹夷六難則不知幾人稱帝幾人稱王也然則榮之功烈亦已茂乎而始則希覬非望睥睨宸極終乃靈后少帝沉流不反河陰之下衣冠塗地此其所以得罪人神而終于夷戮也向使榮無姦忍之失脩德義之風則彭韓伊霍夫何足數至于末迹見猜地逼貽斃斯則蒯通致說于韓王也

錢云僣僞諸朝並録功業聲威漸基改業事有成敗其跡大抵相符故太史公識淮陰不能學道比世類然夫何可責之一人也

釋老志序

魏收

夫人有作、司牧生民、結繩以往、書契所絕、故靡得
而知焉、自羲軒已還、至于三代、其神言秘策蘊圖
緯之文、範世率民、垂墳典之迹、秦肆其毒、滅于灰
燼、漢採遺籍、復若丘山、司馬遷區別異同、有陰陽
儒墨名法道德六家之義、劉歆著七略、班固志藝
文、釋氏之學、所未曾紀、案漢武元狩中、遣霍去病
討凶奴、至皐蘭、過居延、斬首大獲、昆邪王殺休屠
王、將其衆五萬來降、獲其金人、帝以爲大神、列于

甘泉宮、金人率長丈餘、不祭祀、但燒香禮拜而已、
此則佛道流通之漸也、及開西域、遣張騫使大夏
還、傳其旁有身毒國、一名天竺、始聞有浮屠之敎、
哀帝元壽元年、博士弟子秦景憲受大月氏王使
伊存口授浮屠經、中土聞之、未之信了也、後孝明
帝夜夢金人、頂有白光、飛行殿庭、乃訪羣臣、傅毅
始以佛對、帝遣郎中蔡愔博士弟子秦景等使于
天竺、寫浮屠遺範、愔仍與沙門攝摩騰竺法蘭東
還洛陽、中國有沙門及跪拜之法、自此始也、愔又

得佛經四十二章及釋迦立像明帝令畫工圖佛像置清涼臺及顯節陵上經緘于蘭臺石室愔之還也以白馬負經而至漢因立白馬寺于洛城雍關西摩騰法蘭咸卒于此寺浮屠正號曰佛陀佛陀與浮圖聲相近皆西方言其來轉爲二音華言譯之則謂淨覺言滅穢成明道爲聖悟凡其經旨大抵言生生之類皆因行業而起有過去當今未來歷三世識神常不滅凡爲善惡必有報應漸積勝業陶冶麤鄙經無數形藻練神明乃致無生而

得佛道其間階次心行等級非一皆緣淺以至深藉微而爲著率在於積仁順蠲嗜慾習虛靜而成通照也故其始修心則依佛法僧謂之三歸若君子之三畏也又有五戒去殺盜婬妄言飲酒大意與仁義禮智信同名爲異耳云奉持之則生天人勝處虧犯則墜鬼畜諸苦惡生處凡有六道焉諸服其道者則剃落鬚髮釋累辭家結師資遵律度相與和居治心修淨行乞以自給謂之沙門或曰桑門亦聲相近總謂之僧皆胡言也僧譯爲和命

衆桑門爲息心、比丘爲行乞、俗人之信憑道法者、
男曰優婆塞、女曰優婆夷、其爲沙門者、初修十誡、
曰沙彌、而終於二百五十、則具足成大僧、婦人道
者曰比丘尼、其誡至于五百、皆以五戒爲本、隨事
增數、在于防心攝身正口、心去貪忿癡、身除殺婬
盜、口斷妄雜諸非正言、總謂之十善道、能具此、謂
之三業淸淨、凡人修行粗爲極、云可以達惡善報、
漸階聖迹、初階聖者、有三種人、其根業大差、謂之
三乘、聲聞乘、緣覺乘、大乘、取其可乘運、以至道爲

名此三人惡迹已盡但修心盪累濟物進德初根人爲小乘行四諦法中根人爲中乘受十二因緣上根人爲大乘則修六度雖階三乘而要由修進萬行拯度億流彌長遠乃可登佛境矣所謂佛者本號釋迦文者譯言能人謂德充道備堪濟萬物也釋迦前有六佛釋迦繼六佛而成道處今賢刧又言將來有彌勒佛方繼釋迦而降世釋迦即天竺迦維衛國王之子天竺其總稱迦維別名也

陸云足稱釋氏摠略令未習其言者粗見梗概

錢云。儒家不讀西方之書。不作佞佛。便作謗佛。要其極致。使人去惡。亦非大不肖事。但必奉金人。迎佛骨。便是極癡人輩。不出上乘聖淨。何色相有也。然仁義道德之談。常不能喻之性惡人。毋賴地獄因果之說。少叩咒驅。亦不可謂非我道功臣也。

與邢邵書　　杜弼

弼嘗與邢邵。從東山共論名理。鋒難不竭。後又別與邵書。往復再三。邵理屈而止。

夫建言明理。宜出典證。而違孔背釋。獨爲君子。若不師聖。物各有心。馬首欲東。誰其能禦。奚取於適東。何貴於得一。逸韻雖高。管見未喻。

附錄弼與劭論名理

邢以爲人死還生。恐爲蛇畫足。弼答曰。蓋爲人死歸無。非有能生之力。然物之未生。復何獨致惟邢云。聖人設教。本由勸獎。故懼以將來。理望

各遂其性、弼曰、聖人合德天地。齊信四時。言則
爲經。行則爲法。而云以虛示物。以詭勸民。將同
魚腹之書。有異鑿楹之誥。安能使北辰降光。謂
龍宮韞櫝。就如所論。福果可以鎔鑄性靈。弘獎
風教。爲益之大。莫極於斯。此即眞教。何謂非實。
邪、云死之言、澌、精神盡也、弼曰、此所言澌。如射
箭盡。手中盡也。小雅曰、無草不死。月令又云、靡
草死、動植雖殊。亦此之類。無情之卉。尚得還生。
含靈之物。何妨再造。若云草死猶有種在。則復

人死亦有識識種不見謂以爲無者神之在形亦非自矚離朱之明不能覩雖孟軻觀眸賢愚可察鍾生聽曲山水呈狀乃神之工豈神之質猶玉帛之非禮鐘鼓之非樂以此而推義斯見矣邢云季札言無不之亦言散盡若復聚而爲物不得言無不之也弼曰骨肉下歸于土魂氣則無不之此乃形墜魂遊往而非盡如鳥出巢如虵出穴由其尚有故無所不之若令無也之將焉適延陵有察微之識知其不隨于形仲尼

發習禮之嘆。美其斯與形別。若許以廓然。然則人皆季子。不謂高論。孰此爲無。邪云、神之在人、猶光之在燭、燭盡則光窮、人死則神滅、弼凡舊學前儒、每有斯語、群疑衆惑、咸由此起、蓋辨之者未精。思之者不篤。竊有未見。可以覈諸燭則因質生光。質大光亦大。人則神不係于形。形小神不小。故仲尼之智。必不短于長狄。孟德之雄。乃遠奇於崔琰。神之于形。亦猶君之有國。國實君之所統。君非國之所生。不與同生。孰云俱滅。

邢云、捨此適彼、生生恒在、周孔自應同莊周之鼓缶、和桑扈之循歌、弼曰、共陰而息。尚有將別之悲。窮轍以游、亦興中途之嘆。況曰聯體同氣。化爲異物。稱情之服、何害於聖。邢云、鷹化爲鳩、鼠變爲鴽、黃母爲鱉、皆是生之類也、類化而相生、猶光去此燭、復然彼燭、弼曰、鷹未化爲鳩、鳩則非有鼠、既二有、何可兩立、光去此燭得燃彼燭。神去此形。亦託彼形。又何惑哉。邢云、欲使土化爲人、本生眼鼻、造化神明、不應如此、弼曰、腐

草爲螢老本爲蝎造化不能誰其然也

陸云。謝公言我與諸人道事。特作狡獪爾彥伯遂以著書。此語時賢不欲道。亦不能道。亹亹玄勝。高自標致。特作狡獪。伎倆豈不扯淡。若杜與邢所論名理。亦玄勝。亦狡獪。

錢云。後生不能格理。徹喜論事。雖復不當。猶有可依。視士偶。天地間孰一卷文便謂已足。不復知身內爲何物。何況身外。此即王充所謂尸尚能行者也。我謂其人雖曰不死。其神已滅。若杜子數言。形骸久頹。其神猶在。

制詔問升中紀號對　　樊　遜

臣聞巡嶽之禮、勒在虞書、省方之義、著於易象、往帝前王、匪唯一姓、封金刊玉、億有餘人、仲尼之觀梁甫、不能盡識、夷吾之對齊桓、所存未幾、然盛德之事、必待太平。苟非其人、更貽靈譴、秦皇無道、致風雨之災。漢武奢淫、有奉車之害。及文叔受命、炎精更輝、四海安流、天下輯睦、劔賜騎士、馬駕鼓車、乃用張純之文、始從伯陽之說、至於魏晉雖各有君、量德而處、莫能擬議、蔣濟上言、於前徒穢紙墨

袁淮發論於後終未施行世歷三朝年將十祀啓
聖之期兹爲昌會然自水德不競函谷封塗天馬
息歌包茅絕貢我太祖收寶雞之瑞握鳳皇之書
體一德以臣朝屈三分而事主蕩此妖寇易如沃
雪但昌既受命發乃行誅雖太白出高中國宜戰
置之度外望其遷善伏惟陛下以神武之姿天然
之略馬多冀非將異山西凉風至白露下非上太
行東臨碣石方欲吞巴蜀而掃蜡函苑長洲而池
江漢復恐迎風縱火芝之艾共焚按此六軍未申九

伐夫周發牙璋漢馳竹使義在濟民非聞好戰至如投鼠忌器之說蓋是常談文德懷遠之言豈識權道今三臺令子六郡良家蓄銳須時裹糧待詔未若龍駕虎服先收隴右之民電轉雷驚因取荊南之地昔秦舉長平金精食昴楚攻鉅鹿枉矢宵流況我威靈能無協贊但使彼之百姓一覩六軍似見周王若逢司隷然後除其苛令與其約法振旅而還止戈爲武標金南海勒石東山紀天地之奇功被風聲於千載若令馬兒不死子陽尚在便

欲案明堂之圖、草射牛之禮、七德論功、多慙往烈、升中告禪、臣用有疑、

錢云林君復詩云。茂陵他日求遺稿可喜曾無封禪書。此語有二意。半爲無寡妻之累。非文君可托封禪書藁者。半譏長卿好事同于諛耳此疏。可。云。前。報長卿後欽。君復秦皇漢武。能。復無餘。愧。哉

求才審官對　　　　　　樊遜

臣聞彫獸畫龍徒有風雲之勢金舟玉馬終無水陸之功三駕禮賢將收實用一毛不拔復何足取是以堯作虞賓遂全箕山之操周移商鼎不納孤竹之言但處士盜名雖云久矣朝臣竊位蓋亦實多漢拜丞相便有鐘鼓之妖魏用三分乃至孫權之笑故山林之與朝廷得容非毀肥遯之與賓王黜有優劣至於時非并蹈海而曰羞作秦民事異出關而言聪從衛亂雖復星干帝座不易高尚之心

月犯少微、終存耿介之志、自我太嶽之後、克廣洪業、禹至神宗舜格文祖陛下受天明之命、光華日月、爰自納麓乃格文祖儀天地以設官象星辰而布職、漢家神鳳懸用紀年魏氏青龍羞將改號上膺列宿咸是異人下法山川莫非奇士所以畫堂甲觀脩德日新廟門歌鐘王勳歲委循名責實選衆舉能朝無銅臭之公世絕錢神之論昔百里相秦名存雀籙蕭張輔沛姓在河書今日公卿抑亦天授與之爲治何欲不遂未必稽首天師方聞牧

馬之術、滕行山上、始得治身之道、但使帝德休明、自彊不息、甲夜觀書、支日遍奏、周昌桀紂之論、欣然聞納、劉毅桓靈之比、終自含弘、高懸王爵、唯能是與、管庫靡遺、漁鹽畢錄、無令桓譚非讖、官止于郡丞、趙壹負才、位終於計掾、則天下宅心、幽明知感、歲精仕漢、風伯朝周、眞人去而復歸、台星坼而還歛、詩稱多士、易載羣龍、從此而言、可以無愧、

陸云、微媚朝貴、劣得遂榮、

錢云、炳然斐屑、亦足麗廷廟之觀、

釋道教對

樊遜

臣聞天道性命聖人所以不言蓋以理絕涉求難爲稱詣伯陽道德之論莊周逍遙之旨遺言取意猶有可尋至若玉簡金書神經祕錄三尺九轉之奇絳雪玄霜之異淮南成道犬吠雲中子喬得仙劍飛天上皆是憑虛之說海棗之談求之如係風學之如捕影而燕君齊后秦皇漢帝信彼方士冀遇其真徐福去而不歸欒大往而無獲猶謂升遐倒影抵掌可期祭鬼求神庶或不死江璧旣返還入

驪山之墓龍煤已至終下茂陵之墳方知劉向之
信洪寶没有餘責王充之非黃帝比爲不相又未
葉巳來大存佛教寫經西土畫像南宮昆池地黑
以爲燒劫之灰春秋夜明謂是降神之日法王自
在變化無窮置世界於微塵納須彌于黍米蓋理
本虛無示諸方便而妖妄之輩棄家出家樂王燔
軀波斯灑血假未能然猶當克命寧有改形易貌
有異生人姿意放情還同俗物龍宮餘論鹿野前
言此而得客道風前墜伏惟陛下受天明命屈巳

濟民山鬼效靈海神率職湘中石鷰沐時雨而羣飛臺上銅烏恕和風而杓轉以周都洛邑治在鎬京漢宅咸陽魂歸豐沛汾晉之地王迹維姤眷言巡幸且勞經略猶復降情文苑斟酌百家想埶玉於瑤池念求珠于赤水竊以王母獻環由感周德上天錫珮實報禹功二班勒史兩馬製書未見三世之辭無聞一乘之旨帝樂王禮尚有時而沿革左道怪民亦何疑於沙汰

陸云二教終不可廢但使作平等觀何妨治道。

餞云二氏之教當前之小民不當干前國典消天下有體又自不容旁雜此號立論雖嚴亦足長人正氣消人間氣耳

刑罰寬猛對　　樊遜

臣聞惟王建國刑以助禮猶寒暑之贊陰陽山川之通天地爰自末葉法令稍滋秦篆無以窮書楚竹不能盡載有司因此開以二門高下在心寒熱隨意周官三典棄之若吹毛漢律九章違之如覆手遂使長平獄氣得酒而後消東海孝婦因災而方雪詔書挂壁有善而莫遵姦吏到門無求而不可皆由上失其道民不見德而議者守迷不尋其本今鍾繇王朗追怨張蒼祖訥梅陶共尤文帝便謂

化尻起偃在復肉刑致治與邦無關周禮伏惟陛下昧爽坐朝留心政術明罰以飭諸侯申恩以孩百姓黃旗紫蓋巳絕東南白馬素車將降軹道若復峻典深文臣實未悟何則人肖天地俱稟陰陽安則願存擾則圖死故王者之治務先禮樂如有未從刑書乃用寬猛兼設水火俱陳未有專任商韓而能長久昔秦歸士會晉盜來奔舜舉皐陶不仁自遠但令釋之定國迭作理官龔遂文翁繼爲郡守科閒律令一此憲章欣聞汲黯之言泣斷昭

平之罪則天下自治大道公行乳獸含牙蒼鷹垂翅楚王錢府不復須封漢獄冤囚自然蒙理後服之徒旣承風而慕化有截之肉皆蹈德而詠仁號以成康何難之有又問禍

錢云古人治獄曰平平者寬猛中劑兩無偏勝即刑亂國用重典刑治國用輕典匪意為輕重要諸平而已矣

復親故書

魏長賢

長賢。武成河清中爲著作佐郎。上書議刺時政大忤權幸。出爲屯留令。親故或爲書以相規責。長賢復書。

日者惠書、義高旨遠、誨僕以自求諸巳、思不出位、國之大事、君與執政所圖、又謂僕祿不足以代耕、位不登於執戟、干非其議、自貽悔咎、勤勤懇懇、誠見故人之心。靜言再思、無忘寤寐、僕雖固陋、亦嘗奉教於君子矣。以士之立身、其路不一、故有負鼎俎以趨世、隱漁釣以待時、操築傳巖之下、取履圯

橋之上者矣或有釋貨車以匡霸業委挽輅以定王基由斬袪以見禮因射鉤而受相者矣或有三黜不移屈身以直道九死不悔甘心于苦節者矣皆奮於泥滓自致青雲雖事有萬殊而理終一致權其大要歸乎忠孝而已矣夫孝則竭力所生忠則致身所事未有孝而遺其親忠而後其君者也僕自射策金馬記言麟閣寒暑迭運五稔于茲不能勤成一家潤色鴻業善述人事功既闕如顯親揚名邈焉無果毎一念之曷云其已自頃王室板

蕩彝倫攸斁大臣持祿而莫諫小臣畏罪而不言虛痛朝危空哀主辱匪躬之故徒聞其語有犯無隱未見其人此梅福所以獻書朱雲所以請劍者也抑又聞之嫠不恤緯而憂宗周之亾女不懷歸而悲太子之少況僕之先人世傳儒業訓僕以爲子之道厲僕以事君之節今僕之委質有年世矣安可自同於匹庶取笑於兒女子哉是以腸一夕而九回心終朝而百慮懼當年之不立恥沒世而無聞慷慨懷古自強不息庶幾伯夷之風以立懦

夫之志、吾子又謂僕干進務入、不畏朋友、居下訕上、欲益反損、僕誠不斂、以貽吾子之羞、默默苟容、又非平生之意、故願得鋤彼草葶、逐茲鳥雀、去一惡、樹一善、不違先旨、以沒九泉、求仁得仁、其誰敢怨、但言與不言在我、用與不用在時、若國道方屯、時不我與、以忠獲罪。以信見疑。貝錦成章、青蠅變色。良田敗於邪徑。黃金鑠於衆口。窮達運也。其如命何。吾子忠告之言、敢不敬承嘉惠、然則僕之所懷、未可一二爲俗人道也。投筆而已。夫復何言。